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會通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梁　蘭

謄錄監生臣陳春熙

周易會通卷十二

元 董真卿 撰

繫辭上傳

呂音訓繫陸氏音系辭易始有卦畫而已文王繫之以卦辭周公又繫之以爻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至於孔子所作則繫辭之傳也陸氏曰繫辭亦作係辭依字應作詞說也說文云詞者意内而言外也上傳案陸氏釋文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說於雜卦皆有傳字此蓋鄭玄未合經傳前標題之舊也第五上下繫古今分章不同今以唐孔氏伊川程氏嵩山晁氏漢上朱氏諸家參定上繫凡十四章自天尊地卑至成位乎其中矣為第一章聖人設卦觀象至吉无不利為第二章彖者言乎

象者也至各止其所之為第三章易與天地準至君子之道鮮矣為第四章顯諸仁至陰陽不測之謂神為第五章夫易廣矣大矣至易簡之善配至德為第六章子曰易其至矣乎至道義之門為第七章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盜之招也為第八章大衍之數五十至其知神之所為乎為第九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至此之謂也為第十章子曰夫易何為者也至所以斷也為第十一章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為第十二章子曰書不盡言至鼓之舞之以盡神為第十三章乾坤其易之緼邪至存乎德行為第十四章 第一章第二章諸家並同第三章第四章從程氏晁氏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從程氏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從程氏晁氏第十一章從晁氏章首天一以下二十字移別章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章從晁氏

集解

朱子曰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

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附録

程子語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顥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大臨一本云繫辭所以解易須看了易方看得

繫辭入關錄如繫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之者看時雖自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安節

朱子語繫辭恐并彖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爻分繫於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今所定本也　大傳言繫辭者四今考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得專以為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固繫辭之一也其一為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卦辭固不害其為繫辭也荅孫仁傑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甚為精密是

易之括例　道夫曰歐公疑繫辭非孔子作曰這也是他一時所見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何又𨚫有子曰字某嘗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相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𨚫於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字又𨚫本所无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勦入耳（並道夫）

纂註

雙湖先生曰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繫辭焉以斷其吉凶（兩出）曰繫辭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焉以盡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皆指大王周公卦爻辭言也若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如論先聖作易之由則見於包犧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大極及河圖洛書數章如論用易之法則見於大衍之數五十章與夫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搜抉无隱若徒有上下經而无繫辭傳則象數之學不明理義之微莫顯易亦竟无以致用

於萬世而適乎仁義中正之歸矣其有稱大傳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為易大傳蓋太史公受易楊何何之屬自著易傳行世故稱孔子者曰大傳以別之耳　愚案繫辭上下傳程朱分章不同今既合二家為一故不復識別經文則從朱子讀者於集解分節處自可知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呂音訓卑陸氏曰如字又音婢本又作埤同斷陸丁亂反見陸賢遍反

集解朱子曰天地者陰陽形氣之實體乾坤者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者天地萬物上下之位貴賤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動者陽之常靜者陰之常剛柔者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謂事情所向言事物善惡

各以類分而吉凶者易中卦爻占決之辭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屬形者山川動植之屬變化者易中蓍策卦爻陰變為陽陽化為陰者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為卦爻之法象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

附録 朱子語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淵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 僩 天地物也乾坤理也 柒

氏集解 或謂此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僩 此只是說乾坤

之卦在易則有乾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觀天地則見易也銖問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文可見則當以質言而不得以陰陽言矣故彖辭多言剛柔不言陰陽不知是否曰是銖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方只是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淵善有善類惡有惡類隨其善惡而類聚羣分善者吉惡者凶而吉凶亦由是而生爾淵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謨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无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象陽氣所為形陰氣所為然陽中有陰則日星陽也月辰陰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又未嘗不相

雜而各自為陰陽細推之可見矣不知是否荅云亦是錄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董錄變化流行非形象無以見集解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唯此處最親切文蔚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人傑問繫辭首章之義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上句是言造化之實體以明下句易中之事天尊地卑故易中之乾坤定矣龜山說得深了易中固有言屈伸往來之乾坤處然此只是說乾坤之卦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上句是說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伊川說是亦是言天下事物各以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又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易說

纂註

錢氏曰无畫之易在太極先有畫之易自兩儀始蓋下文所謂貴賤

剛柔吉凶變化自乾坤而始著非自乾坤而始有也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上言尊卑而下言卑高

張子曰先分天地之位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則莫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為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又曰靜專動直不為物累則其動靜可常不牽制於物也然則乾為剛果斷然不疑矣又曰天地自然之理天圓則須轉動地方則須安靜又曰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魏氏曰卦畫自下始也位六位也貴賤觀也言以貴下賤訟言以下訟上可見天圓而動地方而靜故有常剛爻一三五柔爻二四六也斷因九六之得位失位而斷之也觀位正當也位不當也之類可見矣 楊氏萬里曰南方之人喜聞楚語北方之人喜聞燕語方以類聚也鵲之巢无烏之子馬之廐无狐之穴物以羣分也善惡之分聚亦然聚散異嚮好惡相攻由是吉凶生焉 蘇氏曰方本異也而以類而聚此同

之生於巽也物羣則其勢不得不分此巽之生於同也象者其精華之發於上形者其體質之留於下蓋雷電日月之類象也水火山澤之類形也天地所以變化而既成萬物者也　柴氏曰冲漠无朕之中萬象森然乾資成之一氣之感萬象畢著坤實成之變化之神於此始見　朱氏曰陽為貴乾也陰為賤坤也在天成象陰陽也在地成形剛柔也陰陽極而相變陰陽之氣變於上剛柔之形化於下陰陽交錯剛柔互分天地變化之道乾坤之交也爻或得朋或失類或遠而相應或近而不相得或睽而通或異而同此吉凶所由生也　楊氏時曰天地者乾坤之象一也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其孰為乾孰為坤也觀乎天地則乾坤定矣故乾為君為父以天尊故也坤為臣為子為妻地卑故也又曰六爻自初而至於上則尊卑陳矣五為君二為臣則貴賤位矣又曰乾道成男自坎至震東北方也坤道成女自巽至兊西南方也此方以類聚也則凡麗乎陰陽者无物不

然矣八卦類萬物之情而不相通此物以羣分也以其所言推其所未言亦无物不然矣有聚有分則同異交錯而吉凶之所由分也　游氏曰在天成象則鳥與火虛與昴四時迭見者天道之變也在地成形則作而長斂而藏四時異形者地道之變也至於成象者莫測其進退之機成形者莫見其生成之迹則天地之化也　司馬公曰象有隱見形有死生易皆效之是也然則乾坤定於天地貴賤陳於尊卑剛柔斷於動靜吉凶生於方物變化見於形象皆非聖人為之也　天地之判陰陽之交本自有之而聖人準之以為教爾　雙湖先生曰天尊地卑陰陽固有自然尊卑之象然於易上欲見其尊卑處何者為最親切曰自太極生兩儀象卦最可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陽已居先矣至於陽儀之上生一陽一陰先陽固宜也陰儀上當以陰為主矣其生一陽一陰亦以陽居先焉以至於六畫莫不先陽而後陰於是首乾終坤乾不期尊而自尊坤不期卑而自

畀於此見尊陽畀陰非聖人之私意卦畫自然之象而亦造化自然之位也又曰案朱子訓方義盖本程子而諸說訓為四方亦不可不備廼山與南軒徑就後天八卦論方物南軒曰如乾位西北坎艮震陽皆以類聚坤位西南巽離兊陰皆以類聚此方以類聚也乾為天而坎水艮山震雷皆羣分於此坤為地而離火兊澤巽木皆羣分於此此物以羣分也或聚或分而得者為吉失者為凶吉凶生矣愚意方物聚分本只就四方萬物說吉凶生方是易然萬物之類聚羣分其具列於八卦亦有如二先生所言矣若就先天八卦論乾兊離震生於陽儀故類聚於東南巽坎艮坤生於陰儀故類聚於西北而八卦之物亦皆隨卦而羣分焉亦未有不可要之繫辭首章是說作易事作易莫先於伏義則方物之聚散是論先天八卦矣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呂音訓摩陸氏曰本又作磨末何反京云相磑切也馬云磨切也盪陸氏曰衆家作蕩王

肅音唐黨反馬云除也桓云動也唯韓云相推盪

集解

朱子曰此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為四四相摩而為八八相盪而為六十四

附錄

朱子語繫辭中說是故都是喚那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不相連處淵　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竊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而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先生曰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銖　摩是兩箇物事相摩盪是圓轉推盪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圓轉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圓轉去殺它摩轉

它底意思相盪只是相摩盪比摩便闊了 淵 易說 燀

纂註 張子曰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一出一入是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鼻息相摩以盪於腹中物既銷鑠氣復昇騰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呂音訓鼓陸氏曰動也霆陸氏曰王呂音庭徐又徒鼎反又音定運行陸氏曰姚遠行

集解 朱子曰此變化之成象者

附錄 程子語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語錄 朱子語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 淵

纂註 丘氏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此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繼以人體乾坤者終之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集解 朱子曰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兩節又明易

之見於實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

附録

朱子語此以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淵天地父母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即是一箇氣都透了賀孫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而言之在動物如牝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麻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淵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豈得男便都无陰女便都无陽這般須錯看淳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才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淵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息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

立天地之大義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也閒祖

纂註

楊氏時曰此一動一靜天地之間理之所不能已者其相摩相盪非有機緘綑縕而然也至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葢變化之見而形象之著也　朱氏曰六子致用萬物化生然不越乎乾坤也震坎艮之為三男得乾之道也巽離兌之為三女得坤之道也又曰乾陽物也得乎乾者皆陽物也乾道成男是也坤陰物也得乎坤者皆陰物也坤道成女是也　楊氏萬里曰自是故剛柔相摩至坤道成女言乾坤錯綜而生六子之妙也以乾之剛摩坤之柔以坤之柔摩乾之剛一剛一柔相推相盪鼓之以雷霆而為震離兌之鼓而鼓也潤之以風雨而為巽坎兌之潤而潤也日月運行夫寒暑而為坎離兌之運而運也得乾之剛者為長男中男少男得坤之柔者為長女中女少女亦兌之成而成也易之乾坤其神乎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呂音訓大陸氏曰音泰王

肅作泰坤作陸氏曰虞姚作坤化姚云化當為作

集解

朱子曰知猶主也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承上文男女而言乾坤之理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莫不如此大抵陽先陰後陽施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

附錄

程子語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顥朱子語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却大始大始則生物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　乾知大始知主之意也如知州知縣乾為其初為之其萌芽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節知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是萬物資始成物是萬物資生大始未有形知之而已成物乃流形之時故有為蓋卿大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能之董知猶管也作猶為也乾始物而坤成之記曰樂著大始坤作成物先儒讀為附著之著則此之謂也集解乾只是氣之統體无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

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陽全陰半陽饒陰之而陰必附陽皆此意也邵子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為倡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也 附録

纂註 張子曰天地雖一物須從此分別大始者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者蓋莫如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器也初未嘗有自地而漸形不謂之作謂之何哉 柴氏曰一氣之動則自有知覺而生意所始乾實為之一氣既感則妙合而凝其形乃著有作成之意坤實為之 余氏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以而物之雌雄觀乾坤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以一物之首尾觀乾坤也男固屬乾女固屬坤而男女之始皆稟於乾其成皆育於坤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呂音訓易陸氏曰以豉反下同鄭荀董音亦能陸氏曰如字姚云能當作從

集解 朱子曰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

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

附録

朱子語

乾以易知蓋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 僴

乾德剛健做時便通透徹達攔截障蔽它不得人剛健者亦如此乾以易知只是說它恁地做得不費力 淵

健則自是易這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都不費力 劉礪

坤以簡能者坤最省事更无勞擾它只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便見得是順若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簡只順從而已 木之

問乾坤易簡之理曰易簡只是健順可見且以人論之健底人遇事時自然覺易易只是不難又如人稟得順性及其作事便自然簡簡只是不煩然乾之易只簡得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故不着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只觀隤然確然亦可見得易簡之

理　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　坤因乾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為之故簡節簡字却難理會易字却難說他是健了是自然恁地都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謂因行不妨掉臂便是這樣話繫辭有數處說易簡皆是這意子細看便見煇方伯謨問乾坤易簡曰易只是一箇要做便做簡只是一箇恁地都不入自家思惟意思惟順他乾道做將去賀孫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无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无許多繁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傾水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別无作為故其理至簡在人則无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煩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協力而有功矣銖

纂註

張子曰乾至健无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

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楊氏時曰乾始萬物莫之為而為也以易知而已坤代終其作之也以其簡而能之

故成物而已 朱氏曰乾確然不易无為而為萬物宗以易知也天動地隨坤順乎乾其作萬物也以簡能也

楊氏萬里曰自乾知大始至坤以簡能何謂也曰此皆乾坤之功雖至溥而无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繁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集解 朱子曰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叶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於內故可久有功則兼於外故可大德謂得於己者業謂成於事者上言乾坤之德不同此言人法乾坤之道至此則可以為賢矣

附錄 朱子語乾

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以人事言之兩簡易字又自不同一簡是簡易之易一簡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簡字但做有毫釐之間文蔚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人自然易知簡時人自然易從黃可久可大則為賢人之德業而今工夫易得間斷便是不能久見道理偏滯不開展便是不能大須是兩頭齊着工夫方始得周僩有親可久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功可大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銖德者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孝則為孝之德業是做得成頭緒有次第不然汎汎做只是俗事更无可守處必大

先生曰槐湖之會子靜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耳全看得不子細乾以易知者乾是至健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順順理而為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於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

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大者富有而无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云乎人傑問可久可大只說是賢人之德業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如何曰其說亦是此雖不說是聖人至成位乎中亦是聖人也　問本義云知則同心從則叶力如何曰易知底人人心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人誰親之做事不縈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來艱難底必无人從之如何得有功謨　問知則同心從則叶力一於內故可久兼於外故可大如何曰既易知則人皆可同心既易從則人皆可叶力一於內故可久者謂可久是賢人之德德則得於已者兼於外故可大者謂可大是賢人之業事業則見於外者故爾蔡

纂註

項氏曰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業人皆可充而至也若但言聖人則嫌於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修之路絕矣　丘氏曰知猶識也與上文易知之知異　朱氏曰乾坤之道觀乎天地萬物之變化其道較然著見矣然

反觀吾身善端所起者乾也身行之而作成之者坤也人皆有善端不亦易知乎行其所知不亦簡能乎饑而食渴而飲晝作而夜止豈不簡且易哉蓋以此推天下未有不知而從者也我知之人亦知之故有親我行之人皆行之故有功有親則俟百世而不惑有功則放諸四海而準可久者謂之德可大者謂之業賢人之德業至於配天地成位乎兩間可謂久且大矣然不過健順而已而健順者在反求諸己而已知此則天尊地卑八卦相盪在乎中矣古之傳此者唯曾子子思孟軻則然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呂音訓而成位乎其中今本有矣字陸氏曰馬王肅作而易成位乎其中

集解程子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尊卑既判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事有理一作方事理也物有形也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

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乾當始物坤當成物乾坤之道易簡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在乎中也 朱子曰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至此則體道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矣 此第一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附録

朱子語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是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胡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中以成三才以盡人道非聖人不能程子之說不可曉 問程子云乾當始物當字如何形容曰乾便是物之大始故以當字言

之得為切密答呂祖儉

纂註　張子曰易簡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蓋盡得人道理自當爾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參天地　朱氏曰乾坤之理盡於易簡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則上下與之同流德業既成乃位乎兩間與天地為一　柴氏曰人心一造乎易簡而天下之理舉不外此是理也三才之道也人得之與天地並立矣　雙湖先生曰第一章專論伏羲體造化以作易之事重在乾坤二卦生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蓋先天易首乾終坤包六十四卦於其中凡陽皆乾凡陰皆坤也末歸結乾坤易簡之德賢人體之造其極聖人之能事畢矣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呂音訓吉凶陸氏曰虞本更有悔吝二字

集解　朱子曰象者物之似也此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

附錄　朱子語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爻而无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

繫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形之肖似而言則如井鼎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 習錄 易當來只是為卜筮而作文言彖象却是推說做義理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不是占筮如何明吉凶 文蔚

纂註 楊氏時曰總言易之為書也 朱氏曰聖人設卦本以觀象不言而見吉凶自伏羲至于堯舜文王觀象而自得也聖人懼觀之者其智有不足以知此於是繫之卦辭又繫之爻辭以明告之非得已也為觀象而未知者設也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集解 朱子曰言卦爻陰陽迭相推盪而陰或變陽陽或化陰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

衆人所以因蓍而求卦者也

附録　朱子語易中說卦文多只是說剛柔不全就陰陽上說卦文是有形質了陰陽全是氣又曰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　胡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　淵　此吉凶所由出　集解

纂註　楊氏時曰總言爻之變動也　柴氏曰剛柔之爻推移不常以發易道變化之理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集解　朱子曰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

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故聖人觀卦爻之中或有此象則繫之以此辭也

附録

朱子語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趨於凶而未至於凶必大悔吝小於吉凶而將至於吉凶者也董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文蔚剛過當為悔柔過當為吝節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猥猥衰衰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易說過便悔不及便吝必大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這便是吝吝便是凶之漸矣又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僩問本義說悔吝者憂虞之象以為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

凶曰不然吉凶悔吝正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便柔柔極便剛這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凶便是冬悔便是春吉便是夏吝便是秋秋又是冬去曰此以配陰陽則其屬當如此於人事上說則如何曰天下事未嘗不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若這吉中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衆竟是向那凶路去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古極亂未有不生於極治學蒙

纂註

朱氏曰得失之初微於毫髮及有吉凶則得失之象見憂慮虞度躊躇而不決者得失未判之時也又有悔吝而憂虞之象見凡此明人道也　蔡氏曰象者有其彷彿而未形之謂其辭之吉者則得之象可由之而見其辭悔吝者則憂虞之象可由之而見憂慮也虞度也能慮能度則可免失而致得矣此言上文觀象繫辭明吉凶之義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呂音訓剛柔者晝夜

之象陸氏曰虞本作晝夜者剛柔
之象三極陸氏曰鄭韓云三才也

集解

朱子曰柔變而
趨於剛者退極
而進也剛化而趨於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
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
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
三才各一太極也此明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而變化之
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
間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斷吉凶也

附録

朱子語變化者
進退之象是言
剛化為柔柔變為剛蓋變是自无而有化是自有而无
也　化變化只進退便是進者陰變而為陽如自坤而乾
退者陽變而為陰如自乾而坤方變而未定故曰進退
若已定則便是剛柔也　問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
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
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説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
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
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此章剛柔者晝夜之

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趣時　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剛柔之已成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如子午卯酉卯酉是陰陽未定子午是陰陽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惟以子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為柔只恁地消縮去无痕迹故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又曰剛柔便是箇骨子只管恁地變化非黃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蓋化无痕跡變有頭面逐漸消縮去无痕跡以至於无者化也陽化為陰剛化為柔暖化為寒是也其勢浸長突然改換有頭面者變也陰變為陽柔變為剛寒變為暖是也陽化為陰是進極而回故為退陰變為陽則退極而上故為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先生云得之銖變是進化是退便與悔吝相似且以一歲言之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至進之過則退至

秋分是退到一半處到冬至也是退到極處天下事物皆有此兩箇賀孫繫辭一字也不胡亂下只人不子細看易說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止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四句皆互換往來乍讀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陰而趨乎陽退自陽而趨乎陰也謨言易之所有皆人事天理之常以釋上文之意　三畫成卦三才之道纂註也兼而兩之則為六爻動謂九六之變並朱解

朱氏曰陰陽進退於子午孰知其然哉萬物繫辭而搖落則進退之象見所謂變化者不盡於是也此特其凡耳糾察相分死生相繼无非其變化也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日升降於太虛之中本无晝夜由地上而觀之則出乎地為晝入乎地為夜然南極大暑北極大寒東西出入之際晝夜長短中國自不同故剛柔之象亦然凡此明天地之道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

玩者爻之辭也呂音訓序陸氏曰陸績云序象也京云次也虞本作象晁氏曰虞作象舊讀序作原或作序者非說之案作象乃與下義合樂陸氏曰音岳適會也虞本作所變晁氏曰虞云舊作樂誤玩陸氏曰五亂反研玩也馬云貪也鄭作翫

集解朱子曰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玩者觀之詳

附錄朱子語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何謂也曰序是次序謂卦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必大

纂註張子曰序猶言分也易中有貴賤吉凶皆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　蔡氏曰序次序也自卦言否泰剝復之類自爻言潛見飛躍之類皆序也知其序之有常故居其位而安樂其理也玩習翫也辭者聖人所繫所以明理知其理之无窮故樂而玩　齊氏曰序作象則與上下文義合易唯序卦專言次第故不若作象居處

也象言吉凶悔吝蓋其理之自然勢之必然也君子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知其合必如此悖必如彼而唯易之聽焉所謂安也　南軒張氏曰文辭雖吉凶得失之類而性命道德之奥寓焉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集解　程子曰聖人既設卦觀卦之象而繫之辭明其吉凶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三極以位言也六爻之動以位為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　朱子曰象辭變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　此第二章言聖人

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附録

朱子語居則玩其辭有不待占而自顯者董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如何曰若是平時理會不得卻如何理會得占間常理會得此道理動時則可以此占決必大居則玩其辭如潛龍勿用其理當此時只是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亦當知其理如此賀孫問所居而安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對動而言先生曰然董易有象然後有辭筮有變然後有占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所值之辭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諏筮則既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苟而吉者則行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无遺理而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覆而不舍之辭也答丘子野

楊氏時曰觀象玩辭故能明吉凶之變觀變玩占故能識時措之宜所以盡三極之道也　柴氏曰居者靜而未涉於事也動者涉於事也居則觀卦之象而玩其辭以探其隱賾動則觀其剛柔之變而玩其辭之所占以求不悖其道一動一靜不違天理則俯仰无愧心逸日休德進業長用无不利蓋言道之所寓人當體之也

蔡氏曰觀象玩辭學易也觀變玩占用易也學易則无所不盡其理用易則唯盡乎一爻之時居既盡乎天之理動必合乎天之道故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項氏曰吉凶者失得之已定者也其憂虞之初謂之悔吝變化者易之用也其所以變化則剛柔二物而已故觀吉凶者必自悔吝始觀變化者必自剛柔始文王觀此四者而繫之以辭讀易者亦當觀此四者而玩文王之辭則靜居動作无不利矣　雙湖先生曰上言君子居觀樂玩皆是居之事下文以居對動言重在行之事矣其曰觀象玩辭申上文義也嘗觀此第二章專論文王

周公繫辭以明伏羲卦彖剛柔變化吉凶悔吝凡三極之道皆見辭中而君子學易必當合伏羲卦象文王周公卦爻辭兼得之末歸結在卜筮上以獲自天之祐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吕音訓爻陸氏曰戶交反說文云交也

集解　朱子曰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

附錄　朱子語爻是兩箇交乂看來只是交變之義變謂剛柔相推而生者卦分明似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畫

纂註　張子曰彖謂一卦之質　楊氏時曰彖總言一卦之象若坤言牝馬之類是也六爻變動不可為典要故曰言乎變　蔡氏曰爻言剛柔變化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吕音訓疵陸氏曰徐才斯反馬云瑕也

集解　朱子曰此卦爻辭之通例

附錄

朱子語問悔吝所以謂之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知道是錯便有進善之理吝只是心下不足又不肯說只管隱惡芘護没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必大

纂註

南軒張氏曰悔吝雖未為大過然悔未純吉吝未純凶如物有瑕疵也无咎本有咎能以善補其過惡故无咎也 朱氏曰易有言又誰咎者其咎實自取自咎可也有言不可咎者義所當為才不足也君子度德量力折之以中道則无咎矣吉凶悔吝一也其實悔吝无咎所以明吉凶也彖不言无咎无咎則悔可知矣吉凶而不言吝吝不足言也 愚案西山真氏歷舉易中无咎之文以釋補過之說而記其後云予友湯伯紀曰无咎之所以善補過者蓋謂卦爻中有時位之難處本當有咎以其善處故免所謂轉禍為福易危為安故謂之善補過耳非真以為其卦其爻先有過而後能改也今之所取本為改過而无咎之辭取之太汎但當取豫上六臨六三復六三離初九損六四夬

九五六條皆改過之親切者餘爻可削伯紀之說是矣然當處難之時而處之善乃可以无過尤學者所宜盡心故存而不削因并記其說云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呂音訓辨陸氏曰如字京云明也虞董姚顧懽蜀才並云別也

集解

朱子曰位謂六爻之位齊猶定也小謂陰大謂陽

附錄

朱子語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二四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為天子師在它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銖問齊小大者存乎卦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分辨之義一云猶斷也小謂否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必大齊又不是整齊如叶字是分辨字董

纂註

楊氏時曰陽大而陰小陽卦多陰則陽為之主陰卦多陽則陰為之主雖小大不齊而剛

柔得位為一卦之主則均 錢氏曰存字與上文言字正相應言易中皆已具而可求也 雙湖先生曰自乾坤外雖皆陰陽之雜然伏羲畫卦生於陽儀者三十二生於陰儀者亦三十二陰陽均齊意其以此齊之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呂音訓介陸氏曰音界王肅干韓云纖介也震陸氏曰馬云震驚也鄭云懼也王韓云動也周云救也

集解 朱子曰介謂辨別之端蓋善惡已動而未形之時也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 震動也知悔則有以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

附錄 朱子語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所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曰然 燁 悔吝固是吉凶之小者介又是幾微之間慮悔吝之來當察之幾微之際无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為无咎 蓋 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

乎悔耳 陳

纂註 祁氏曰寛讀繫辭至憂悔吝者存乎介因書以銘坐右先生曰汝謂介何也寛曰至纖至細處也先生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諸儒說異同吾謂介者謂細微不以三公易其介是毫毛无動其心也 楊氏時曰介者始萬物之時震者動之將形憂悔吝者當在交物之初而善補過者當悔於將動之際過此則无及矣 龍氏仁夫曰震動也不能察於其介事既震動咎將及之欲使轉而无咎又當致力於悔時所謂補過也 雙湖先生曰祁氏之說可與輝錄互相發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呂音訓險易陸氏曰以豉反京云險惡也易善也

集解 程子曰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得失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无咎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為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者以能悔也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

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　朱子曰小險大易各隨所向　此第三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附録

朱子語問卦有小大舊說謂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如此則只說得四卦不知如何先生曰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盡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是不好底卦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不是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見矣易說遇好卦便說得平易如泰謙之類是也凶卦便說得艱險如困睽之類是也　董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為大陰為小觀其爻之所向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曾見得它底透只是依衆說如所謂吉凶失得者之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只是其它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燁

纂註

張氏

曰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趨時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則不陷於凶悔矣　柴氏曰卦之之義雖无小大之用其辭可見辭有凶吉故險易以分險辭憂懼戒謹之辭也易辭安平休美之辭也之適也　朱氏曰辭有易者之于吉也辭有險者之于凶也所謂能研諸慮有憂慮悔吝非險辭不足以盡之　龍氏卜夫曰卦有管得義理闊如乾坤坎離否泰剝復之類謂之大卦有主一事一物管得義理狹如家人歸妹困漸睽蹇之類謂之小卦辭之易凡平易可通者是也辭之險如見斗見沬窺戶无人輿曳牛掣負塗載鬼之類是也上文齊小大與此義同　雙湖先生曰第一章夫子論伏羲畫卦而有望於賢人之體易第二章論文王周公繫辭而有望於君子之體易至此二章專論彖爻之辭汎示夫衆人之用易也意若曰彖辭言象使人知卦之統體爻辭言變使人如爻之推遷吉凶之辭以明人事之得失悔吝之辭以明人事之小疵无咎之辭以

明人事之補過此自是一節教人知得失小疵補過之道也自是故以下又論夫位者使人知有貴賤也卦者使人知有小大也人知即辭以辨吉凶則失得亦可免矣人知介然之頃憂悔吝則小疵亦可免矣人知萌悔心自可无咎則亦自无過之可補矣此又自是一節教人辨吉凶憂悔吝震无咎之道至此則失得小疵補過又不足言矣然後總結之以是故以下之辭謂卦所以有小大辭所以有險易无非各指夫人所之也三章之意庶在此乎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吕音訓準陸氏曰京云準等也鄭云中也平也彌陸氏曰本又作彌綸陸氏曰音倫京云彌遍綸知也王肅云綸纏裹也荀云彌終也綸迹也天下之道今本作天地之道陸氏曰一本作天地

集解

朱子曰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附錄

朱子語彌若今所謂封彌之彌是恁地糊

合之使泯无縫罅底意思綸如絡絲之綸自有條理黄
綸謂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而无縫罅
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則有胞合不滲漏之意
論有條理精密之意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
而非綸則空疎无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
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義剛如天地之化雖是周密渾
然无有縫罅而其中萬事萬物莫不各有條理此易彌
綸之理然也聖人用易彌綸天地之道亦是如此淵易
道本與天地準所以能彌綸之凡天地有許多道理易
上皆有所以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又曰天地
有未至處易卻能彌綸得他

纂註

朱氏曰聖人觀天地以作易其道甚大與天地均故能用天地之道

楊氏萬里曰易之未作也法天地之道以為易之道
故曰準準法也如太玄準易之準也易之既作也以易
之道而理天地之道故曰綸綸經理也如君子經綸之綸彌縫
也惟準則于天地故能彌綸于天地非以易理天地以

天地理天地也　游氏曰彌之使不虧其體則覆燾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數而能生陰肅而能成綸之使无失其敘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呂音訓察於陸氏曰一本作觀於反終陸氏曰鄭虞作及終說陸氏曰如字宋衷始銳反云舍也

集解

朱子曰此窮理之事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

附録

程子語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入關語録人能原始知得

生理(一作所以生)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以死)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安節)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為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為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輿是類也(大隱)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答鮑若雨)魂謂精魂其死也歸乎天消散之意(呂氏精義)鬼是往而不反之義　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棣)問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氣之蒸成爾又問既有祭莫須有神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才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不知雨露是甚物從何處出復從廟中求耶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却都不說著只於山川外土木人身上討雨露土木人身上有雨露耶又問莫是人興妖曰只妖亦无人心興之也世人只因祈禱而有雨遂指為靈驗爾豈知適然(精義)問世言鬼神

之事雖知其无然不能无疑慣何也曰此只是自起爾曰如何可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游魂為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堅者腐存者亡更无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无恐懼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惑氣未充要強不得安節

朱子語觀察天地之文理是就這裏地盤上言始終生死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人傑

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許多般物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顒子

問天文為陽地理為陰是否曰然然天亦具陰陽日是陽月是陰晝是陽夜是陰地東南是陽西北是陰平坦是陽險阻是陰高者是陽下者是陰必大

先生因說正蒙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蓋以形之時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

者聚之故寓問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曰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人傑問原始反終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有就人說反如回頭之意必大問天地之化雖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之生則必知其後之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然初无精神寄寓於太虛之中則知其死也與氣而俱散无復更有形象尚留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了易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得魂氣歸于天體魄降于地是為鬼便是變了賀孫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魄而氣魂也游魂為變變則是魂魄相離獨說游魂而不言魄魂離魄之意自可見矣義剛死則謂之魂魄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燾

淳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无所知矣降者屈而无形故謂之鬼游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淵蘇易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煖者為魂先有魂而後有魄故魂魄常為主為幹僩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魂魄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燒得出來底汁子便是魄那成煙後香底便是魂魂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本義剛魂氣升於天體魄歸於地魂氣上升體魄下降不特人也凡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推此可見寓問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神也散而為變鬼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橫看之則精為陰氣為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魄已屬陰蓋生之中已帶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魂氣上游體魄下降亦是具陰陽如言但落但升也便是魂之游落即魄之降古人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魂求諸陰所以求其魄必大陽魂為神陰魄為鬼

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遊魂為變魂游魄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銖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噓吸為氣耳目聰明為魄氣屬陽魄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魄降今人將死有云魄落若氣則升而散故云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雜書云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亦可取賀孫橫渠云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

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事萬物自古及今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賀孫橫渠說精氣自无而有游魂自有而无其說亦自分曉必大賀孫問游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漸漸散者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尫羸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如今打麪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者亦是卒未散也賀孫觀文察變以至知鬼神之情狀皆是言窮理之事直是要知得許多然後謂之窮理

纂註

楊氏時曰天地之間一氣而萬形一息而成古今達觀之士會物於一已通晝夜而知則雖死生之變无恒矣　張子曰動物本乎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又曰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渾然人莫知其殊也

形聚為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為變變者對聚散存亡為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鬼神又曰精氣者自无而有游魂者自有而无自无而有神之情也自有而无鬼之情也自无而有故顯而為物神之狀也自有而无故隱而為變鬼之狀也 尹氏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死生之意否曰然是知鬼神之情狀只是說游魂一句 朱氏曰陰陽之精五行之氣氣聚為精精聚為物及其散也五行陰陽各還其本故魂陽反於天魄陰歸於地又曰形始化曰魄氣能動曰魂傅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及其散也形散而魄散故季札曰魂氣則无不之也神伸也其氣息而日息鬼歸也其氣散而日消物其形也神也散其情也然則氣何從而生乎曰太虛氣之本體人之形也動則聚而為氣靜則散而為太虛動靜聚散有形无形其鬼神之情狀乎 楊氏萬里曰鬼神无聲

无是何為而有狀狀且无也何為而有情曰物者具是形者也魂者使是形者也魂止則物存魂游則物亡游者止之變也亡者存之變也觀其聚散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記曰鬼神之德其盛矣乎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其狀也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其情也　柴氏曰萬物皆有始故生有終故死有不倚於生死而死生不能違之者出乎震而成乎艮之說也

鄭氏原善曰易大傳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原者推究其本也反猶復也謂以其始者而復觀之也生者物之始死者物之終推究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觀其終而知所以死矣夫子荅季路之問死雖不質言之然味其語意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蔡氏曰自仰觀天文至鬼神情狀三者以易窮理之事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

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呂音訓知陸音

智道陸氏曰如字鄭云道當作導流陸氏曰如字京作留樂天陸氏曰虞作變天

集解 朱子曰此聖人盡性之事也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也不流者守正之仁也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能无憂而其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一息之不仁故能不忘其濟物之心而仁益篤蓋仁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故其相為表裏如此

附録 程子語今語道則須要寂滅湛静形使如槁木心使為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人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大臨樂天知命通上下而言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无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大臨仁者不憂樂天

者也[絅]仁者在已何憂之有凡不在已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顏子簞瓢在它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光庭]朱子語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凡其不違以其與天地相似若此心有外必其與天地不相似矣[僩]與天地相似方且不外凡事都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內所以方始得知周乎萬物而道又能濟天下旁行便也不走作[易說]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人傑]與天地相似是說聖人第一句汎說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是細密底工夫知便直要周乎萬物无一物之遺道直要盡濟天下[雀]知周乎萬物便只是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易說]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可與權乃推行處樂天知命是自處三節各說一理[淵]旁行而不流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後却有故字又相對此一句突然易中自有這地處頗難曉[必]大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卑安是隨所居而

安在在處處皆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篤厚去蓋己私純是天理更无欠闕充足盈滿方有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廣又曰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安土敦仁主禮言是廣業事又曰敦是仁體能愛是及物處必大安土者隨所寓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心也安土而敦乎仁則无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仁者樂山之意於此可見答何鎬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擇安處便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去僞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仁是恁地說不似江西人說知覺相似又曰此語說仁最密淵上文易與天地準是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是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是與天地準之事人傑問本義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静言知之先知得之地又言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自也不流自旁行是應變處无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无其本則流而入於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蔡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人傑

註 楊氏時曰天地與聖人无二道也列而為三則相似而已故先後天而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不足以濟天下則過矣道不足以濟天下則知亦有不周者若佛老之徒則過之者也縱心之所為而各當於道則不流矣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皆能樂之安之則事變之來猶風雨寒暑之序夫何憂素富貴止行乎患難隨所寓而安之則无惡於物矣又能敦乎仁則天下无一物之非我也尚何所憂之有 柴氏曰極高明故周盡萬物之理道中庸故能濟天下敦仁者以萬物為一體以體物之心安不擇之地愛无息時也

雙湖先生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此統論聖人之體段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故不過此指知仁與天地相似之實處不過對不違而言惟其相似則配合无間所以不違推其周萬物濟天下則廣大无外所以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即周萬物之知而似乎天也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即道濟天下之仁而似乎地也不憂對能愛而言惟知與天相似則極其高明矣隨其所行汎應曲當此動而樂天之事也何憂之有惟仁與地相似則極其博厚矣隨其所處厚重不遷此靜而安土之事也何所不愛之有此聖人仁智盡性之學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蓋如此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呂音訓範圍陸氏曰鄭云範法也馬王肅張作犯違張云範違猶裁成也知陸氏曰如字荀爽柔之明僧紹音智

集解朱子曰此聖人

至命之事也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无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通猶衆也晝夜即幽明生死鬼神之謂如此然後可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也 此第四章言易道之大

附録

程子語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聖人用之如此 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 幽 範圍天地之化天本廓然无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它天地之化不是天地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蔵其氣假使言日升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无物又言天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其卒必有窒礙 入關語録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大隱 晝夜死生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生死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精義 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體若

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有方矣是二本也絢
朱子語天地之化滔滔无窮如一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人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就人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此物之理无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人傑
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範圍是圍裹如天地之化都沒箇遮攔聖人便將天地之道一如用範來範成箇物包裹了試舉一端有如一歲分四時節候之類以此做箇涯轍更无過差此特其一爾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為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且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曰事事物物无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

哀樂而言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哀其所當哀樂其所當樂皆範圍也又曰能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遺方始見得神无方易无體若範圍有不盡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 易說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旣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通是兼通乎晝夜之道若通晝而不通夜通生而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 易說 兼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也 必大 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為陽或又為陰如為春又為夏為秋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易說 易无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 淵 无體與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一箇道理若恁地衮將來說少間都說不去它那箇說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其體則謂之易這只說箇陰陽動靜闔闢剛柔消長不着這七八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是一字便了又曰此體是箇了 淵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

造其極也於範圍天地是
至命言與造化一般董

纂註

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化陰陽之氣也萬物陰陽之形也晝夜陰陽之理也此三者不外乎陰陽惟易則能陰能陽故无體神則陰陽不測故无方聖人盡神易之道故於天地之化能範圍之萬物能曲成之晝夜之道能通之　蔡氏曰天地之化雨暘寒燠之類常雨常暘化之過也聖人則能範圍之而使之不過一動一植不得其遂則為有遺矣聖人則能委曲成就而使之不遺　張子曰體不偏滯乃所謂无方无體偏滯於陰陽晝夜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无累也以其兼體也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而異名耳　項氏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二句者一章之主意也自仰以觀於天文至鬼神之情狀此三知者言易之所知與天地準也伏羲觀天見陰陽之象察地見剛柔之形畫奇偶

以準其象使萬物之情皆以類從而天文地理遂與人事物情相通為一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原畫之所由始二分四揲之變皆起於至一无朕之中要畫之所以終三變六扐之餘復歸於至一无朕之始而死生之說可得而知矣氣聚而為物奇偶之畫所以有象魂遊而為變九六之化所以為无迹而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矣自與天地相似至故能愛此四故者言易之所能與天地準也奇偶之象正與天地相似故能於天下之理无所遺奇偶之變通於萬物之情故知雖崇而不失之於過當於萬民之用故道雖廣而不失於流樂時位之推移而知其卒歸於有數故能乘化而不憂隨時位之險易而常遂其濟物之心故能无往而不用其愛夫能具其理故能通其變能通其變故能極其數能極其數故能用其利凡易之所能備於此四者也自範圍天地至易无體此三而者總結一章之義以見其彌綸之功也蓋易有奇偶二畫所以匡括天地之變化而天地

不能越乎其外所謂彌也曲成萬物之始終而无一物之或遺此所謂綸也此即上文四故之所能也通乎幽明死生鬼神之道而知无所不至此所謂道也此即上文三知之所知也是故天地之神无陰陽之定方而奇偶之變亦與之周流无定體此所謂易與天地準也此一節正以明始初之意而極言之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

集解 朱子曰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

附録 程子語 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理固深說則无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深則便是一作有二言開闔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无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離了陰陽更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並入關録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如

一闔一闢謂之變良佐
朱子語一陰一陽往來不息
則是道之全體非陰陽之外別有道也胡問一陰一陽
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
此說得之答石整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與下文
一闔一闢謂之變語意相似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
循環不已乃道也往來循環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銖
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
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
為道也辨蘇易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
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為一陰而一陽者
乃道體之所為也答陸九淵一陰一陽之謂道陰一陽何
以謂之道當離合看董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陰陽是氣
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
陰是道今曰一陰一陽不是道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
闔一闢謂之變亦然楊驤理則一而形者則謂之器其

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是以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便是太極否曰陰陽只是陰陽道便是太極程子說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 並董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恁地衮將去只是這箇陰陽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 學蒙 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 謨 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為也 董

纂註

楊氏時曰通天下一氣耳誰能出不由戶乎道者即

此而已又曰斯於穆不已純亦不已之意皆在其中矣胡氏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一陰一陽此太極之所以為道也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集解 朱子曰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言物生則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

附録

程子語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无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之惡入關錄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萬物自成其一作甚性須得大臨

朱子語問繼之者善繼則是此理之流行未賦與在萬物曰如兩箇輪只管推流動不已萬化皆從此出來某嘗喻之如兩片磨中間一箇磨心只管推轉不已

穀米四散撒出來所以為繼之者善顏子化育流行未有定質者為陽此繼之者善附着成形不可變易者為
陰此成之者性大凡已成形後即漸衰息以至於盡所以屬陰董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着於物
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節問妙合之始便是繼乾道成男坤道成
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至靜而成陰方是成　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
底泳董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渾也易說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道器曰繼之
成之是器善與性是道人傑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句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黃灝陳淳問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這箇理在天地間只是善无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理在天則曰
命在人則曰性胡流行於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大雅

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為繼善萬物各正其性命者為成性（朱子）繼善是動處成性是靜處繼善是流行出來成性則各自成箇物事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无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出來又是繼善譬如禾穀一般到秋斂冬藏千條萬穟各自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義剛）孟子言性善繫辭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善卻是二事曰一陰一陽是總名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事成之者性是氣化後事（僩）問孔子已說繼善成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得孟子方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曰孔子說得細膩孟子說得疎略孟子不曾推原源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易說）周子通書誠上第一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其性命之源乎先生釋之曰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言乾坤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而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純不雜也粹无疵也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无不善之雜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即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又通書後錄曰善之與性固不可謂有二物也然繼

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變化流行而未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亦安得无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意亦豈直指善為陽而性為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為當屬之此耳 答人傑 繼善成性分屬陰陽乃通書首章之意但熟之自可見矣蓋天地變化不為无陰然物之未形則屬乎陽物正其性不為无陽然形器已定則屬乎陰 答德明 問明道先生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先生曰此繼之者善也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也易所謂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後盖

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惟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閩祖謂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人性之善用處各自不同荅人傑

纂註齊氏曰道太極也陰陽所秉之機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今不先言陽而先言陰將就所繼而言也朱子曰繼者靜之後而動之端也若靜極之後不繼之以動造化便從此合殺了豈道也哉一陰一陽此生生之機所謂道也楊氏時曰繼之者善无間也成之者性无虧也丘氏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就造化流行上說繼之者善是就天所賦人所受中間過接上說成之者性是就人心稟受上說如帝降之衷天命之性所謂降所謂命即繼之之義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呂音訓鮮陸氏曰悉淺反師說云盡也鄭作尟馬鄭王肅云少也

集解程子曰聖人作

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偏也綸理也在事為倫治絲為綸彌綸偏理
也偏理天地之道而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為幽成象為明知幽明之
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聚之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
觀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
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違相似謂同也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義之所
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无過差旁行而不流旁通遠及之而不流失正理順乎理樂天
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无所憂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
天地之運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无遺失道晝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

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无有方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此道則為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　朱子曰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為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每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

附錄

程子語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　絅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日用而不

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義理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它不見大眼朱子語問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闚之故仁者只見得它發生流動處而以為仁知者只見得它貞靜處便以為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不著行矣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蝉此章自易與天地準以下只是言箇陰陽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謂各隨人氣稟偏處見仁亦屬陽知亦屬陰此又分著陰陽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是於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是指人氣稟有偏處分屬陰陽耳或問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曰義之所包知也丈意如何曰程子說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固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答呂伯恭太極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以前便无靜程子言

動靜无端陰陽无始蓋此亦且從那動處說起若論那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頭若只一闔一闢而无繼便是合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无窮如此　義剛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者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而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有本然之妙也動靜有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无不存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无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備於其中矣

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纂註齊氏曰仁者見之於已動之後而識其動而及物之機故曰仁知者見之於未動之先而識其復而斡事之體故曰知百姓則又行不著習不察而全未有見者也百姓固未見道仁者知者亦未見道之全故曰君子之道鮮矣君子何道也一陰一陽之道道也上文所謂天地之道也故必有知幽明之故知死生之說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之聖人而後可以成位乎其中矣不然仁者知者之知其視百姓之日用而不知亦何以大相遠哉尹氏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何以與知與能天地同體耳天地之有陰陽晝夜人之有生死進退知此則與天地同功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呂音訓藏陸氏曰才剛反鄭作臧云善也晁氏曰案蒙无臧字

鄭訓非耳

集解

朱子曰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

附錄

程子語天地之大德曰生其生可見也所以生之者用也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集解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故不得无憂天則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絢天地鼓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醉天地以无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為之事故憂尹焞聖人有為之功天地不宰之功游氏拾遺此天地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為天之所為處大臨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或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時氏拾遺朱子語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仁底心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藏諸

用是流行發見底物事顯諸仁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作顯諸仁底骨子顯諸仁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成之者性也天下萬事萬物其粲然發見處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便是用藏在這裏如元亨利貞元亨是流行處利貞是流行底骨子流行箇甚麼是流行這貞而已此顯諸仁藏諸用之謂也又云顯諸仁似忠藏諸用似恕顯諸仁似以貫藏諸用似一易說顯諸仁如春生夏長其發生彰露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裏又曰譬之仁發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便是骨子人傑顯諸仁是元亨誠之通藏諸用是利貞誠之復蓋顯諸仁如惻隱藏諸用似仁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一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用時在這道理中發

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一箇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易說顯諸仁似隱而費藏諸用似費而隱

董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難說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神字用字一樣人傑

顯諸仁者德之所以盛藏諸用者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一枝成一箇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无不具此理所謂富有也

董又曰如此一大穗禾其始只用一箇毋子少間成穀一箇各自成得一箇將去種植一箇又自成一穗又開枝開葉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人傑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也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淵

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

又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只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

董明道二語最好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

无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誤

纂註

邵子曰若日月之照臨四時成歲顯諸仁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藏諸用也　張子曰鼓舞萬物道也故不與聖人同憂　楊氏時曰其生也其殺也咸其自取天地不能加毫末於其間也尚何與聖人同憂哉蓋聖人與人羣也其憂樂以天下則與天地異矣仁與用天地之德業也其盛大孰加焉　朱氏曰天理自動萬物聽之鼓萬物也此天道无心之妙猶不與聖人同憂者聖人有相之道不以其可憂者同乎无憂以為配天地立人道者存乎已易之道是已則聖人盛德大業豈不至矣乎　蔡氏曰用者神運无迹仁者庶物露生故在天則生者為仁而所以生者為用在聖人則發者為仁而所以發者為知天不可以知言也知不離乎心有心則有憂此天人之道所以分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仁與用天地之德業而其盛大又有非聖人所能至者故曰至矣哉　勉齋黃氏曰

或問本義云顯自內而外藏自外而內竊疑造化之功固有自內而外機緘之妙何以見其自外而內荅曰仁本是在內以其發出在外故謂之自內而外用本是在外以其收藏歸內故謂之自外而內如春夏之生長萬物便是顯諸仁至秋冬則收斂成實便是藏諸用春夏是顯秋冬所藏之仁秋冬是藏春夏所顯之用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集解　朱子曰張子曰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

附録　程子語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无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　大隱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无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　迪

朱子語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箇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　淵　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无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富有之謂大業以人言之須是天下

事无不理會方得若才工夫不到業无由得大少闕措置事業便有欠闕此便有病痛

纂註

蔡氏曰富有廣大不禦日新悠久无疆天高地下萬物散殊其富有之謂歟陰陽升降變化不窮其日新之謂歟　真氏曰此雖言易之理然易也天地也聖人也一而已矣生物无窮天地之大業也運行不息天地之盛德也功及萬世聖人之大業也終始日新聖人之盛德也學者有志於進德修業者亦必以天地聖人為法蓋非富有不可以言大業非日新不可以言盛德

生生之謂易

集解

朱子曰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

附錄

程子語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為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謂他物不與有也　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絪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為道也天只是以生為道　大抵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為用也有陰便有陽有

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才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便无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之謂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之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　如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須是有息時只為无窮故不息中庸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无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毗安節

纂註　朱氏曰陽生陰陰生陽陽復生陰陰復生陽生生不窮如環无端此之謂易　程氏鉅夫曰生生之謂易剝初盡而復已生生生不息雖有間絕象辭變占雖其別有四生生之理則一而已外此二字不足以知易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呂音訓成象陸氏曰蜀才作盛象文法今本作效法陸氏曰故李反馬韓如字云效也蜀才作效晁氏曰桼文古文效字

集解　朱子曰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

附錄　朱子語既說盛德大業又說它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說入易上去成

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乾只略成一箇形象到得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又曰到坤處都細了萬物一齊出

見　象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法則效其形法而可見也人倣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依舊只是陰

陽凡屬陽底便只有箇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形便屬陰成象便如日月星辰風霆之類亦无箇實體只

有箇懸象如此效者陳也呈也如禮記中效羊效犬效馬今人言效力之效法是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

者如條法亦是實有一定已成之法乾便略坤便備必大成象之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之謂坤則

效其形法而可見以法言之大段詳密矣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效成之效有陳獻底意思乾坤只是理理本

无心自人而觀猶必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效法然理自如此本无相待大槩乾底只是成得這箇大象到得

坤底則漸次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見淵

纂註　柴氏曰朕兆之可見者皆成象所以為乾感而遂通成法

著見所以為坤　齊氏曰見乃謂之象成象其生而可見者也觀下文言大生可見成象則可法矣效因其成象而法之也觀下文言乾靜也專而坤為之翕乾動也直而坤為之闢可見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集解朱子曰占筮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屬乎陰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張忠定公言公事有陰陽意蓋如此

附錄朱子語占出這事人便依它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說到至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做占用矣學蒙張垂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都未定今已判了更不可易又曰垂崖曾見希夷來其言亦自太極圖淵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謂事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般用顯了

纂註朱氏曰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極天地之數而吉凶可以前知此之謂

占　張子曰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之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蔡氏曰極數極著數也通變通卦變也　齊氏曰下文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彼言其自通也故曰變通此言聖人通之也故曰通變

陰陽不測之謂神

集解　程子曰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无方變化无迹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地不宰聖人之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為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无窮也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為剛柔動靜也　朱子曰張子曰兩在故不測　此第五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附録　程子語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先生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晁氏客語）仲尼於論語

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言數處而已 入關錄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得之 淵

朱子語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只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无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 學蒙 問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得之明道提此三句是如何曰此三句也是緊要須是看本文方得問德是得於己底業是發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體成象謂乾效法謂坤便只是裏面交錯底曰乾坤其易之緼易是一塊乾坤是裏面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許多道理 董 橫渠說得極好一故神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事物之閒如所謂陰陽屈信往來上下以至行乎什百千萬之中无非這一箇物事所謂兩在故不測 淵

纂註 張子曰一物兩

體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乎一又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 楊氏時曰以其富有則謂之大業以其日新則謂之盛德至於不測之神皆若是而已其實一物也知所謂一物則凡散殊不一物者皆源源自見矣 丘氏曰上章言易无體此言生生之謂易惟其生生所以无體上章言神无方此言陰陽不測之謂神惟其不測所以无方言易而以乾坤繼之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也言卦而以占事先之占事則神所托而顯者也神易用而變化无窮其實則不越乎陰陽兩端而已 雙湖先生曰此章專論陰陽之道在造化與易書其在造化者生而為人則自繼善成性之後而有仁知百姓之分生而為物則自顯仁藏用之後而有鼓萬物之妙君子之道鮮聖人所憂也造化不預焉而自極其德業富有日新之至其在易書者自生儀象以至生卦成象而為乾陽之為也效法而為坤陰之為也此陰陽之在卦者極七八九六之數而占以知來

通陰陽老少之變而因以作事此陰陽之在蓍者故首之以一陰一陽之謂道終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其體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在造化者以體言在易書者以用言也聖人其殆假易書之陰陽以洗其憂世之心望天下為君子之歸而成造化所不及之能者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呂音訓禦陸氏曰魚呂反禁止也邇今本作迩陸氏曰本又作邇音介

集解

朱子曰不禦言無盡靜而正言即物而理存備言無所不有

附錄

朱子語易不是象乾坤乾坤乃是易之子目下面一壁子是乾一壁子是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它那大坤便做它那廣濶問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曰無小無大無物不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所謂靜而正者宜着工夫看徐又曰未動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真

實所以下箇正字必大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无不見有隨處皆見足无所欠闕只觀之人便見人限

纂註 楊氏時曰以言乎遠則无外故不禦以言其邇則非求諸外也取諸身而已反而隱之於吾心則所謂靜而正者黙可識矣 蔡氏曰正不偏備偏也言乎遠其理不以遠而窮言乎邇其理不以邇而偏言乎天地之間不以事物之多而不備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呂音訓專陸氏曰陸績作摶音同翕陸氏曰虛級反斂也闢陸氏曰婢亦反開也

集解 朱子曰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於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

附錄 程子

語乾陽一（有物字）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一（有物字）也不靜則不柔（不求一作緣絢）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朱子語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答胡廣仲）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彷彿似恁地（淵）以乾坤二卦觀之亦可見乾畫奇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偶便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蓋這箇只是說理然也是說畫有這理便有是畫畫是載得那理底（淵）天之性情健而无息其靜也專是性其動也直是情坤亦然　問陽奇陰偶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大生是渾淪无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合闢則開此奇偶之形也（易說）地到冬間都翕聚不開至春則天氣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僩）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

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乾靜專動直大生都是一底意思大而无間斷故曰大生坤得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兩箇之聚其闢也兩箇之開它中間盡容得天許多氣所以說廣生又曰陰自虧不可盈只得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 煇 大抵陰是兩件如陰文兩畫闢是兩開去翕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天固包着地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抵物事廣便容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 必大 地却是有空闕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无空闕偪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氣无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淵 問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天之

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其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這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形雖是堅實然却虛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面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如人之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无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育萬物曰然要之天之形如一箇鼓鞴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中間盡是這氣升降往來緣中間虛所以容得天以其包地所以說其質之大地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治歷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人

[illegible]

纂註楊氏時曰乾君道也故其靜而專專故能直直猶所謂方正於天下也故大生焉大則无外坤

承順乎乾者也故其靜也翕翕受乾之施也故其動也闢受而施生也故廣生焉廣則有方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呂音訓易陸以豉反 集解 程子曰易道廣大推遠則无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无有不同乾靜也專動也直專專一也直直遂也惟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 朱子曰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說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 此第六章

附錄 朱子語欲見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乎觀之欲知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易簡之善則觀人之善可見 易說 林學履問廣大配天地莫是配合否曰配只是似下句云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

時是流行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亦如何配合曰易簡是常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義剛)問這配字是配合底意思否曰是相似之意也是易上有這道理如人心之至德也(易說)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是以易配天易簡之善配至德是以易配人之至德(人傑)問簡易之善配至德曰此是將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來對謂易之廣大便配天地易之變通便如四時寒暑之往來(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陰陽之義便與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必大)上面幾句是虛說底這簡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說它實處(董)

纂註

朱氏曰夫子於泰伯之讓文王之德孝也皆謂之至德德至於是无以復加矣　楊氏(萬里)曰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二卦也　項氏曰夫易廣矣大矣此章之總目也遠而不禦即直與闢也邇而靜正即專與翕也天地之間備矣即大生廣生

也易之為道一與兩而已乾即一也靜而守一則其事專而无不閉動而用一則其行直而无不閉此乾所以為萬物之父坤即兩也兩閉者為翕言與乾俱閉也兩開者為闢言與乾俱開也此坤所以為萬物之母大者无不統也廣者无不承也自廣大而至易簡其言之序自博而趨約也天地之間至大者天地至變者四時至精者日月至善者至德易之書具此四者豈不謂之備乎

雙湖先生曰此章大旨誠齋已得之又觀以廣大賛易而其所謂廣大者乃生於乾坤則夫所謂賛易者乃所以賛乾坤也然必及於變通陰陽之義易簡之善則非特廣大不淪於空虛无用且可以見乾坤有至精至粹之實者矣謂易為卜筮書流於伎藝曷不觀諸此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呂音訓知陸音智禮陸氏曰蜀才禮作體卑陸氏曰必彌反本又作

婢徐音婢下同

集解

朱子曰卜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

附錄

程子語問知崇禮卑曰崇底便是知卑底便是禮游氏拾遺兵法遠交近攻須是審行此道知崇禮卑之意精義朱子語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蕡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禮才有些子不到處這業便有所欠闕便不廣矣地惟其極卑无所欠闕所以廣人傑知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事事都要踐履過卑便業廣必大知却要極於高明禮却要極於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无非至卑之事如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主人升東階客上自西階皆不可亂然不是强安排皆是天理之自然人傑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便是要極卑故无物事无箇禮雖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謹戒懼惟恐失之這便是禮禮之卑處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无非卑底事然又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益高又曰這事也合禮那事也合禮積累得多業便廣 易說 知崇天也是致知事禮卑地也是踐履事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着實知既高明須是放低着實做去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无實若虛犯而不校與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知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是強辨取勝之心乎 銖 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若是着件物事填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更无卑似地底又曰禮卑是從貼底謹細處做去所以能廣 林宰問卑字如何解曰只是卑約意須常本卑約之意方可行禮若知則超越流通无往不可也 並淵 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知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

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習錄人之知識不可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知崇處誠意正心修身是禮卑處有開學只是知與禮它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只是說知禮淵

纂註齊氏曰就天地言曰盛德大業就聖人言曰崇德廣業崇欲其盛廣欲其大也知屬水內陽而外陰故欲崇禮屬火內陰而外陽故欲卑蓋亦各矯其質也天下莫有崇於天者故欲效天天下莫有卑於地者故欲法地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集解程子曰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

成之在人則為性成之者性也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朱子曰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 此第七章

附錄 程子語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默識而自得之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无間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无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純則无間斷矣 且喚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為中則四邊无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為中則外面无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為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為中 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 並絢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簡甚易

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一作唯一作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大臨)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无人則无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並絢)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為道(大臨)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无體義有方也(絢)

朱子語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答連嵩卿)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蕡)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便存存(易說)成底性是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湯泳)或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否曰衆人多是說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有開)存存是生生不已之意當以伊

川說爲是必大成性與成之者性止爭些子不同成之者性便從上說來言成這一箇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德成說之成然亦爭些子也如正心心正誠意意誠相似智孫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已成物之類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然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他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出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公共底燮孫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荅曰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下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其性存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以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而言謨問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是這道理流行不敬便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　問天

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无間斷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无間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並易說）

纂註

錢氏曰設先未有而始陳也天地設位易已行矣非謂行於設位之後也 張子曰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也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設位而易行又曰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 蔡氏曰道義之在造化則謂之易易之在人則謂之道義位謂有位可行門謂有門可出存存謂存之又存使之有體如天地也故有天地之位而後易行有知禮之門而後道義出 雙湖先生曰此章皆易道之至聖人所以崇廣其德業而參天地也竊意聖人之稱非汎蓋指作易聖人也崇德乾之事廣業坤之事知崇效天而乾畫成

矣禮卑法地而坤畫成矣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即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之義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畫易亦无非所以教民卜筮決嫌疑定猶豫俾得以存存其已成之性而由乎道義之門耳夫子之意或者在此乎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呂音訓賾陸氏曰仕責反下同九家作册京作嘖云情也

集解 朱子曰賾雜亂也象卦之象如說卦所列者

附錄 朱子語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董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是說卦畫之初否曰正是說卦畫之初聖人只是見陰陽之變化雜見便畫出一畫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只管不同六十四卦自六十四樣更生

到十以上卦亦自一卦一樣學家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一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義易說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止故謂之象象言卦也下截言文也僩說文賾雜亂也古无此字只作嘖今從匠亦口之義必大與左傳嘖有煩言之嘖同那從口這從匠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與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它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淵

纂註

齊氏曰朱子云探賾索隱謂如聽人說話須聽它雜亂說出來底方可索它幽隱底最於程子說有發明蓋六爻之中或以本體或以各體或以互體或以飛伏體各連上下二體雜然取之非可以一律拘也聖人於諸卦諸爻各擬度其物以形容之而象其所宜蓋所謂惟其時物也故雖鄙細及於覆餗塗豕之類而不可惡 楊氏時

曰形容者乾為圜坤為大輿之類是也物宜者若乾稱龍坤稱牝馬之類是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呂音訓典禮陸氏曰京典作等姚禮作體斷陸丁亂反集解朱子曰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附錄朱子語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言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觀會通行典禮只是說道觀他會通處後卻求箇道理來區處它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這箇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便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它便是動也淵會便是四邊合聚來處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道夫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各自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

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㑹聚處若盤桓利居自便是一个合行底却是通處也學蒙會是衆理聚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却批大卻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雜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且如事理間若不於㑹處理㑹却只見得一偏如何行得通須是於㑹處都理㑹其間却自有箇通處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貫通又曰會而不通則窒礙而不可行通而不㑹亦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故必觀㑹通而後可行典禮必大㑹通者觀衆理之㑹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所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母之恩重則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

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閒典禮猶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也升降揖遜是禮之節文這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皆是　劉礪問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　辭謂卦文之辭　並董

纂註

錢氏曰人事百千萬變而莫不各有一定不易之則其所謂宜所謂典禮者歟　柴氏曰動非紛擾可見者也凡消息進退屈伸往來已然未然之謂也會通謂事與理合而通行處典禮猶典常法度也聖人默識天下之動觀其事理之會合通行處欲常行法度不廢於天下則繫辭以明其文而斷之曰如此則為吉如此則為凶人知避凶趨吉則常法不廢之矣此易所以有文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呂音訓惡陸氏曰烏嫁反荀作亞亞次也又烏路反馬鄭烏洛反晁氏曰案亞古文善惡字至動陸氏曰衆家本並然鄭

本作至賾云賾當為動九家作冊晁氏曰案虞作動云舊誤作賾

集解

朱子曰惡猶厭也

附錄

朱子語先儒多以賾字為至妙之意若如此說則何以謂之不可惡賾只是箇雜亂冗鬧底意思言之而不惡者精麤本末无不盡也謨義剛云惡字有三音或亞或如字或烏故反曰烏故切於義為近只是說雖是如此勞攘事多然也不可厭惡　問賾是說事物如此不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學蒙不可惡者言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之義一般必大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動亦是合有底事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僩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呂音訓議之陸氏曰陸績姚桓並荀柔之作儀之

集解

程子曰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賾深遠也而比

擬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无窮也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无窮也而物有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爻之時義擬議議而言之也鶴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也餘爻皆然也 朱子曰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

附錄 程子語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精義 朱子語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即易而擬議之否曰然 必大 擬議以成其變化只就人事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為凶矣 語類 這變化是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七爻皆變化也 易說

纂註 項氏曰學易者擬其所占之象以出言則言之淺深詳畧

必各當其理識其所合之文以制動則動之久速仕止必各當於時而易之變化成於吾身矣故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此之謂也末章亦有此段其下文則亦歸於人之德行正與此同自此以下引文辭七章音教人擬議之方姚大老曰自天祐之一爻亦當在此章之末脫簡在後耳　雙湖先生曰章首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文王也所謂象者言乎象是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周公也所謂爻者言乎變是也不可惡不可亂復釋上文擬之而後言以下即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之事此卦爻所以能成其變化斯人之功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呂音訓和陸胡卧反靡陸氏曰本又作縻亡池反徐又亡彼反京作劘行陸夏孟反見陸賢遍反樞陸氏曰尺朱反王肅云户樞云門臼機陸氏曰王肅云棙牙也

集解

朱子曰釋中孚九二爻義

附錄

朱子語鳴鶴子和好爵爾靡此本是說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誤鳴鶴好爵皆卦中有此象諸爻立象聖人皆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蓋言行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而大槩只說這意都不解着我有好爵二句

學家

纂註

柴氏曰鳴鶴在陰而其子必和情之所同无隱顯之間也我有好爵而爾亦靡於此心之

所欲无物我之間也言之善人皆以為善故應言之不善天下亦皆以為不善故違人心之於善惡豈異其所趨哉極言行之至可以動天地則三才一理又可見也蔡氏曰萬化不窮感應二端而已故夫子取中孚九二之辭而推廣其理也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出其言即鳴鶴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特主乎人而為言耳感應者心也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言行乃感應之樞機也善者至善之理也不善則悖理矣人以善而感應則感應同乎天矣故曰動天地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呂音訓默陸氏曰字或作嘿斷陸氏曰丁亂反王肅丁管反

集解朱子曰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實无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

附録朱子

語同心之利雖金石之堅亦被他斷決將去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知怯地解學蒙

纂註 余氏曰以出處語默發明號笑之義聖人讀易不滯於故而知其新有如此者　楊氏時曰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夷清惠和伊尹之任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同者何曰仁而已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出處語默未嘗同及攷其所歸若合符契同歸於仁而止　楊氏萬里曰君子之道于其心不于其迹心同迹異君子不以迹間心心異迹同君子不以心混迹故同人之先悲後喜與君子之甲出乙處此默彼語皆所不計也出處同道則禹顏顯晦同一情語默同道則史直蘧卷同一意心同故也金石至堅也然不堅於人心故二人一心則石可裂金可折薰蕕同器一童子能辨之臭味不同故也取南山之蘭雜北山之蘭十黃帝不能分臭味同故也　雙湖先生曰二人九五六二也先號咷後笑先隔後遇也不取君臣義者特借爻辭論

同心之利耳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呂音訓藉陸在夜反錯陸氏曰七故反本亦作措重陸直勇反慎斯術陸氏曰一本慎作順鄭云術道晁氏曰案順慎多誤

集解朱子曰釋大過初六文義

纂註蔡氏曰物之置於地也亦可安矣而又藉之以茅過於慎也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惟過於慎則无所失故无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呂音訓德陸氏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為德晁氏曰案德

古文類置字因相亂下陸退嫁反下同 集解朱子曰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纂註齊氏曰三下卦之終也以九居三諸侯而有功者也六五方用侵伐以衰多益寡故謙則有終勞而不伐兩句正釋謙字存其位正釋有終字謙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一不朝則貶再不朝則削吾未見其存矣 朱氏曰能致恭而不出其位分乃所謂謙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是也 南軒張氏曰風不厚不能負大翼水不厚不能負大舟君子處心不厚則恃勞而傲物耀功而忽人安能以其功而下人乎竊觀地中有山之象夫德之盛而充實如山焉禮之恭而接下如地焉夫内之德盛而外之禮恭所以處上而人不忌處前而人不怨此謙所以長保其位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集解朱子曰釋

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呂音訓階陸氏曰姚作機

集解

朱子曰釋節初九爻義

纂註

蔡氏曰不言則是非不形人之招禍惟言為甚故言所當節也密於言語即不出戶庭之義允有言象故於節之初爻重明之　丘氏曰口舌乃人一身之門戶一語不謹則失臣失身殃禍立至此尤君子之所重也故夫子因明謹行而又推之謹言也　楊氏萬里曰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廢汝此君不密而失臣也陳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此臣不密而失身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

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呂音訓為易者今本作作易者陸氏曰本又云作易者晁氏曰虞作為寇陸氏曰徐或作戎宋衷云戎誤乘也陸如字一讀繩證反藏陸才浪反誨陸氏曰如字教也虞作悔謂悔恨冶容陸氏曰音也鄭陸績姚虞王肅作野言妖野容儀教誨淫佚也王肅云作野音也

集解 六三爻義

此第八章言卦爻之用

附錄 朱子語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這裏又見得有這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淵

纂註 棐氏曰六三以不正小人據非其位故有此象人據非其義之所當有則啓謀利者攘奪之心作易者明義利之分故於六三不正之小人居有德之位知其必有

盜乘其後而奪之天下之大盜未有不乘隙而動也
司馬公曰上慢下暴慢其上而暴其下也　楊氏萬里
曰司馬氏安能盜魏曹操敎之也蕭衍安能盜齊蕭道
成敎之也盖盜非能盜小人之有也小人實敎盜以盜
已之有也所謂知盜非知奪伐之盜也知敎奪伐者之
盜也故又終之曰誨盜曰盜之招者以此　蔡氏曰自
中孚初爻至此乃夫子擬議之辭而爲三百八十四爻
之凡例也爻之有義非辭不明而天下之事變无窮
又豈辭之所能備哉苟玩之者拘而不通則一爻不過
一事而已擬議以成其變化其所以示人者詳矣然夫
子之辭又特發其端耳學易者當玩而有得也　項氏
曰七爻皆欲人畏謹也鳴鶴言處隱之誠同人言同心
之一曰茅貴愼有終尚謙亢龍惡亢戶庭以敎密負乘
以戒慢皆所以養人之敬心也若從姚氏說移自天祐
之於此則終之以信順之福於義亦不相悖　胡氏炳
文曰夫子於乾坤皆有文言以申彖傳象傳之意其餘

彖傳亦有文言如履與豫釋卦辭已畢復曰剛中正至光明也天地以順動至豫之時義大矣哉此類皆是也然則繫辭此數卦即彖傳之文言也善學易者可以觸類而通其餘矣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呂音訓天一至地十今本在十一章首案前漢律歷志引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又案程氏張氏說並云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

集解程子曰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　朱子曰此簡本在第十一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

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為衍母次十為衍子次一二三四為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為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

附錄

程子語

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感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木得土方生得火火得土方生得金某以為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只是迭感衰也或曰五行是一氣人以為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理既謂之五常安可混而為一也天之生數地之成數才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語錄

朱子語

來諭謂某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三五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之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工夫神妙巧密直

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祐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閒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川先生已嘗獶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荅袁機仲

纂註 項氏曰姚大老云天一至地十班固律歷志及衛元嵩元包運蓍篇皆在天數五之上新安朱先生亦用此說今從之為是 張子曰夫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此言特示有漸耳理須先數天一必須先言一次乃至於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而反一又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偶也又曰陽極於九陰終於十數乃成五行奇偶乃備過此周而復始滋至无筭不越於是 蔡氏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也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也然對待非流行則不能變化流行非對待則不能自行

而五十五者則流行之細分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集解程子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為五十五十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為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　朱子曰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案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皆而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

來者

附録

朱子語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先生舉程子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乎其中必大

纂註

朱氏曰十即五也十盈數不可行也又曰大衍之數五十而策數六七八九何也曰六者一五也七者二五也八者三五也九者四五也舉六七八九則一二三四具所謂五與十者未始離也五與十中也中不可離也考之於歷四時迭王而土王四季凡七十有五日與金木水火等退藏於窟是也故六七八九而五十之數具五十之數具而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具奇偶相合也故能成變化相合而有升降也故能行鬼神變化鬼神者天地也行之成之者人也又曰老者變少者不變易以變為占者也變則成化變化則鬼神行矣管子曰流行於天地之間者謂之鬼神　南軒張氏曰天地自然之數盈虛消息往來不停變化雖妙而數有以成之若月令所謂鳩化

為鷹雀化為鴿草木乃茂草木黃落可以歷數推而迎
之此天地之數有以成其變化也鬼神雖幽而數有以
行之若其神勾芒其神祝融其神蓐收其神玄冥各
司其時各治其職者此天地之數有以行乎鬼神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呂音訓衍陸氏曰延善反鄭云衍演也
干云合也王廙蜀才云廣也掛一陸氏
曰卦買反別也王肅音卦揲陸氏曰時設反衆揲猶數
也說文云閱持也一音思頰反徐音息列反鄭云取也
奇陸紀宜反扐陸氏曰郎得反下同馬云指間也荀
柔之云別也後掛陸氏曰京作卦云再扐而後布卦

集解

朱子曰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
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於理

勢之自然而非人之知力所能損益也兩謂天地也掛懸其一於左手小指之間也三三才也揲間而數之也奇所揲四數之餘也扐勒於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也閏積月之餘日而成月者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别起積分如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别起一掛也

附錄

朱子語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為五十矣河圖積數五十五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獨五為五十所因而自无所因故虛之則但為五十又五十五之中其四十者分為陰陽老少之數而其五與十者无所為則又以五乘十十乘五而亦皆為五十矣洛書積數四十五其四十者散布於外而分陰陽老少之數唯五居中而无所為則亦自含五數而并為五十矣隂案中數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箇衍成十箇五箇便是五十聖人說這箇不只是說得一路他說出這箇物事自然有許

多樣通透去如五奇五偶成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五得數也 董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蓍求卦底 淵

或問大衍之義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土五數便是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只用天三對地二耳又五為生數之極十為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為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成十大衍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某謂此說却分曉 必大

銖問竊謂大衍之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河圖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祖宗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數而合為五十也是五也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器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成一德此五所以為數之宗也不知是否先生曰此說是

奇者左右

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无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與郭子和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扐者扐於二指之中也叔淼掛一一歲揲右二歲扐右三歲一閏揲左四歲扐左五歲再閏也人隙一掛之間凡再扐即五歲之間凡所閏之象也與郭子和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九策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者以四卜九策分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於一處而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扐者奇零也扐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

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扐之也象閏者積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扐為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扐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扐之策復以見存之策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

蓍卦考誤大衍之數五十蓍之籌乃其策也策中乘除則直謂之數耳易說蓍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算後自失其傳所僅存者只有這幾句其間已自是添入字去說他了想得古人无許多解須別有箇全文說賀孫繫辭言蓍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略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為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

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讀看繫辭須先看自大衍之數以下皆是說卜筮若不是說卜筮却是說一箇无頭底物今人誠不知易可學

纂註 朱氏曰小衍之五參兩也大衍之五十則小衍在其中矣一者體也太極不動之數四十有九者用也兩儀四象分太極之數總之則一散之則四十有九非四十有九之外復有一而其一不用也方其一也兩儀四象未始不具及其散也太極未始或亡體用不相離也 項氏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然而十與五常藏於七八九六之中九六合而為十五七八合亦為十五七八九六當一月之日數也又曰今之言揲蓍者謂初一揲掛第二第三揲不掛於象閏之說皆不可通若以扐象閏則每揲必有扐三扐凡三閏不得為再閏也若以掛象閏則每爻三扐而後一掛止為三歲一

閏不得為五歲再閏也朱先生曰初扐謂左手之扐再扐謂右手之扐故止有再扐而无三扐也後掛謂次揲亦掛也聖人止言一揲之法明一卦十八揲皆然无掛與不掛之分也　西山蔡氏曰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為一節揲左為二節歸左奇於扐為三節揲右為四節歸右之奇於扐為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天地之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一月更餘六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為三十為再閏又曰後掛者再掛之後復以所餘之蓍合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不言揲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又曰或曰揲蓍之法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其第一揲不五則九第二揲不四則八計其奇數以定陰陽老少去其初掛之一何也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

定陰陽老少乃萬物正性命於天地也蓍以分二掛一為體揲四歸奇為用五十以奇數為體策數為用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用四十九在萬物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又曰或曰第一揲掛一以四十九其奇一也第二揲非四十四則四十第三揲非四十則二十六不復有奇矣其掛何也曰人與天地並立為三天地非人則无以財成輔相故分二必掛一也初掛者人極所以立天地因乎人也再揲三揲之掛者人因天地以為用也　郭氏雍曰正義以左右兩手之餘為再扐而前後三奇謂四揲之餘者則是既以奇為餘又以扐為餘奇與扐異名而同一事矣繫辭言歸奇於扐則奇與扐為二事也又言再扐而後掛則扐與掛亦二事也由是知正義誤以奇為扐又誤以左右兩揲為再扐如曰再扐未之餘歸之合於扐掛之一處則是又以扐為奇而扐為掛亦不復為二事也其說自相牴牾莫知所從惟當從橫渠先生之說曰奇所掛之一

也扐左右兩揲之餘也以此為正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呂音訓策陸氏曰初革反字亦作筴期陸氏曰本又作朞音基同

集解

朱子曰凡此策數生於四象蓋河圖四面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去其初掛之一凡四為奇凡八為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積而數之則為六七八九而第三變揲數策數亦皆符會蓋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為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為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為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為居四之老陰是其變化往來進退離合之妙皆出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

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也期周一歲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此特舉成數而槩言之耳

附録

朱子語策者蓍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筴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扐之外見存蓍數爲言耳蓋揲蓍之法凡三揲掛扐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扐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三揲掛扐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爲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二老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爲老陽坤六爻皆爲老

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若乾坤之文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程可久蓍之一籌謂之一策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禮曰倒策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策弊則埋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為策也必大此凡言策數雖指掛扐之外過揲見存之蓍數而言然不以掛扐之內所餘之蓍不為策也蓍卦考誤蓋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為三百六十也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有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啓蒙此獨以老陰陽之策為言者以易用九六不用七八也然二少之合亦三百有六十必大

纂註

郭氏忠孝曰或曰乾坤稱九六而六子不稱七八何也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

其中而无象也以畫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而六子无畫也唯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得奇者皆用乾之九得偶者皆用坤之六終无用七用八之道故曰九六有象七八无象也　蔡氏曰天地之運大小皆極于三百六十大衍乾坤之策當期之日真所謂與天地相似也　郭氏雍曰天地謂之數乾坤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集解 朱子曰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得此數

附録 朱子語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以大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數萬數來當萬物之數爾　正義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有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

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乾之老陽之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之策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舉其大略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二也陰爻亦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今效凡言策者即謂蓍也禮曰龜為卜策為筮又曰倒策側龜皆以策對龜而言則可知矣儀禮亦言筮人執策尤為明驗故此凡言策數雖指掛扐之外過揲見存之蓍數而言然不以掛扐之內所餘之蓍不為策也疏議及其解說皆已得之且其并以乾坤二少之爻為言則固不專以乾坤為

老六爻為少矣但乾坤皆少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兩篇皆少而其合亦為萬一千五百二十則數未有及而學者不可不知耳 蓍卦考誤

纂註 郭氏雍曰聖人畫卦初未有以陰陽老少為異然卜史之象欲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意已不同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集解 朱子曰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

附録 朱子語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簡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 淵 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即變易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蓍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爻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為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為一掛也其法初一變而揲之餘為掛扐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為掛扐者

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為掛扐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為少九八為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為十二揲之數四五為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為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為奇兩揲為偶奇者屬陽而象圓偶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圍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圍四而用半故一偶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四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八居三者含七居四者含六其相為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二少為老陽者三變各得其一揲之數而三二為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圍三也三多為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為六也其存者

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四策則圍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為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兩二一三為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圍一也方二謂兩八圍一謂一十二而少一多為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三一二為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八左右皆策則圍二方一也圍二謂兩十二方一謂一八蓍卦考誤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偶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偶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

二三一二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衆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衆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荅郭子和

篹註 朱氏曰四時行而後萬物生无非四也故曰四營而成易又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不越乎此 項氏曰此一節以是故發辭蓋接上文二篇之策而論揲蓍求卦之法于以總括夫一章之事也自下文八卦小成以下乃言得卦之後占象推演之法而一章之事備矣

八卦而小成

集解 朱子曰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也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吕音訓伸陸氏曰本又作信音身長陸丁丈反

集解 朱子曰謂已成六爻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為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為

六十四卦以定吉凶附錄朱子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為圜為君為父之類是也易說纂註朱氏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不越乎此是故聖人凡四千九十六卦也

語小天下莫能破語大天下莫能載謂八卦而小成者舉中而言也雙湖先生曰祭四千九十六卦乃焦延壽變卦之法詳見啓蒙原卦畫篇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呂音訓行陸下孟反酬陸氏曰市由反徐又音疇酢陸氏曰在洛反京作醋祐陸氏曰音又助也馬云配也荀作侑

集解程子曰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為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朱子曰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祐神謂助神化之功

附錄朱子語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較微妙又曰道是箇无形影底物事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

為這不可為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厚齋神德行是説人事那箇做底只是人為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神淵此説蓍龜之用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須取決於蓍既知吉凶而後可以酬酢事變夫神不能自説吉凶與人必俟易始蓍見是易能祐助於神也必大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祐助夫神化之功也易説酬酢言幽明之相應如賓主之交接也董之纂註朱氏曰德行者卦之德行神者變而通也如是則可以應變而助神矣項氏曰天道雖幽可闡之以示乎人人事雖顯可推之以合乎天明可以酬酢事物之宜幽可以質出鬼神之命蔡氏曰顯道闡幽也神德行微顯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集解程子曰知變之道則知神之所為也合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董朱子曰變化之道即上文

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為故夫子嘆之而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　此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然亦略矣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其可推者啟蒙備言之

附錄

朱子語錄

問陽化為陰陰變為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无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不審可如此看否先生答云亦得之錄

纂註

南軒張氏曰變者不能自變有神以變之化者不能自化有神以化之故知變化之道者疑若窺測其妙也　游氏曰春作夏長秋斂冬藏皆神之所為也神之所以異於人為者以其從道而已此四時之所以不忒也　雙湖先生曰此章首論天地之數次論蓍策之數末論卦畫之數天地數之原也蓍策數之衍也卦畫數之鍾聚也蓋至於卦畫足以濟生人之用矣故始之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明數之體段原於天地者將必有如是之功用終

之以變化之道神之所為明數之功用達於蓍卦者原其初已有如是之體段也變化之道即成變化之事揲蓍中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是也神之所為即行鬼神之事卦畫既立吉凶禍福皆可得而前知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是也簡編釐正之功大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呂音訓聖人之道陸氏曰明僧紹作君子之道以言今本下三句皆有以字陸氏曰下三句无以字一本四句皆有

集解

朱子曰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為者也

附録

朱子語易有君子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它裏面各有這箇淵問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類否曰是學蒙劉礪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如取諸離益不是先有見乎離而

後為網罟先有見乎益而為耒耜之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鱉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它須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它知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 賀孫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 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動制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曰然占得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說話曉得它言語方見它胷中底蘊變是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 並學蒙

纂註

南軒張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故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言无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則動无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之象也制器者象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 龍氏仁夫曰四者皆是用易然有言動

時取用者有制器卜筮時取用者四句惟尚變雖通變雖在辭象占之外實不出辭象占之間凡舉動必合易之變唯心與理會者能之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呂音訓嚮今本作響陸氏曰許兩反又作響鼂氏曰案嚮古文響字與陸音預下同

集解 程子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乎占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 朱子曰此尚辭尚占之事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響之應聲以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蓍

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

附錄

程子語卜筮之能應祭祀之能事亦只是一箇理蓍龜雖无情然所以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是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没此理今日之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大臨

朱子語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言是命龜受命如響龜受命也抱龜南面是也韻問焉而以言若以上下文義推之而以言則是命筮之辭古人亦大段重筮但而以言三字義拗若作以易之言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只是以其言言又於上下文不順學蒙

纂註張子曰易无思无為受命乃如響又曰此言易之為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極盡精微處也　此耿氏曰物之來者遠在八荒之上深在六極之下吾能知之則天地之鑑也萬物之照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

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呂音訓參陸七南反錯陸七各反綜陸宗統反天地陸氏曰一本作天下晁氏曰王昭素云諸本多作下之文陸氏曰虞陸績本作之文

集解

朱子曰此尚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此亦皆是揲蓍求卦之事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案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此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五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

附錄

朱子語問參伍

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伍以數之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參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也是如此或問也不獨是以數筭大槩只是參合底意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又曰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又曰是將這去比那箇又曰是其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又曰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之便是多了兩箇是伍箇將三來比之便是少了兩箇又曰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覘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去探來說得不同便將這兩人說相參看是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 易說 若三箇兩是六箇便多了一箇三箇三是九箇又少一箇三箇四又是十二箇也未是必三箇五方是十五箇大略如此更子細看 或問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又曰錯綜其數便又是七八九六九

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義（剛）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錯之義有迭相為用之意綜者條而理之也如機上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淵）

揲蓍本无參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三二為六之類雖不用以揲蓍而推考變通則未嘗不用也（誤）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為參與伍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至以類相準見集解）皆其義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五數而變之前後多寡多相反復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歷象之日月五星章蔀紀元是皆各為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錯綜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互之也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

簡而疎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僩 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為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偶變化无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 人傑 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問莫是揲蓍之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此如乾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綜者總而挈之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他不得便當挨上七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挨上便是一低一昂 學蒙

纂註 程氏曰易之為書十有八變而成六爻故參以變所以畫乾坤相雜之文蓋錯其數而通之也五位相得而有合故伍以變所以行乎卦爻之間蓋綜其數而極之也經曰八卦相錯則參以變者可知織者之用綜蓋以經相間而低昂之如天一地二之類是也則伍以變者可知 朱氏曰參伍以變者縱橫十五天地五

十有五之數也錯之為六七八九綜之為三百六十通六七八九之變則剛柔相易遂成天地之文極五十有五之數則剛柔有體遂定天下之象非成文不足以成物非受象不足以制器變之又變謂之至變　雙湖先生曰參楊倞荀子註伍參猶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間而盡知其事史記引周書曰必參而伍之註三卿五大夫欲更議也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集解　朱子曰此四者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為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

附錄　程子語老子曰无為又曰无為而无不為當有為而以无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无為惟曰无思也无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則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酢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无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來也大臨寂然不動萬象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于此也入關錄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只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入關錄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答大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无時而不感良佐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无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遺書 朱子語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恕也義也行達道也答張敬夫易无思也无爲也易是箇无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吉凶善惡隨時著見乃感而遂通也時舉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是用

當其寂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可學問胡氏說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卓然有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无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可學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處獨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它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可見若无聖人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會得如聖人中節寓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只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閎祖感而遂通感著它卦卦便應它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靜精微這般句說得有些意思淵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蓍卦而言蓍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是扣着便應无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荅呂祖儉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

非神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无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也又曰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无一息之不仁也答欽夫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无時而不感其感通者无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用之一源流行而不息者

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其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情性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雜著

纂註

楊氏時曰惟无思惟足以感通天下之故而謂无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足與議也　呂氏曰寂然之中天機常動感應之際本原常靜洪鐘在廣叩與不叩鳴未嘗已竇鑑在手照與不照明未嘗息　張子曰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无不覺此所謂感而遂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呂音訓研陸氏曰蜀才作揅幾陸氏曰如字本或作機鄭云機當作幾幾微也

集解

朱子曰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附録

朱子語問如何是極深曰聖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

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何是研幾曰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吝幾微毫釐處都研出來又問如此說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道夫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便用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淵知至如極深能慮便是研幾燮孫知至能慮與極深研幾句略相似董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集解 朱子曰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為也

附録 程子語神无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絢 朱子語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閉塞只為它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

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淵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深在心甚玄奥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開通其閉塞故其下對成務淵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淵問惟深也惟幾也惟神也此是說聖人能如此否曰此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通得天下之志又曰它恁黑窣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一箇端緒可尋又曰各有箇路脉線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它或問幾曰這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學蒙所謂通天下之志者通是開通之意蓋當時之民遇事多閉塞不知所為故聖人作易示以此理教它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為如此則凶而不可為所謂通天下之志開物亦只是如此

纂註楊氏萬里曰天下之理惟疾故速惟行故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蓋不如是不足以為神也然則聖人之神果何物也心之精也豈惟心之能神哉物理亦有之銅山東傾而洛鐘西應豈惟物理哉人氣亦有之其母齧指而其子心動此一物之理一人之氣相應相同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況聖心之神乎是故範圍天地而一念不踰時經緯萬方而半武不出戶豈假疾而後速行而後至何為其然也心之神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集解朱子曰此第十章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附錄朱子語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

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覆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无不在詳考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无思无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册象在畫著在櫝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著以變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與

精變神說

纂註

項氏曰四者雖云辭變象占而其下文所論則皆占也自是以君子將有為也至天下之至精言所占之事也自參伍以變至天下之至變言占之法也自易无思也至天下之至神言占之理也凡占之法有數有變每爻三揲為三變每揲有象而象三象四時象閏象再閏為五小變此參伍以變也三揲之奇分而計之則得三少三多一少兩多

一多兩少之數去三揲之奇以左右手之正策合而計之則得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此錯綜其數也錯謂分而間之綜謂合而綜之此兩句止論一爻之法通六爻之變得十有八遂成初二三四五上以為剛柔相雜之文極六爻之數得七八九六遂定重單交拆以為內外兩卦之象此兩句成卦之法故曰此言占法也蓍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初不能如人之有思亦不能如人之有為皆純乎天者也及問焉而以言則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皆同乎人者也故曰此言占理也至精至變至神易之體也惟深惟幾惟神易之用也故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立此一句以承上體起下用也物情雖盡惟精於占者能極遠近幽深之情而繫其辭故雖深而无不至也事變至微人所易忽惟明於變者能推分合錯綜之文而見其象故雖微而无不察也至於神則无所用其力矣研極之至義精用利

以至於神此則夫子耳順心從之事非於深幾之外復有所謂神也或指精變深幾為四者精主占而言深則占之辭變主變而言幾則變之象亦不出於四事也自將有為以下專論占一事猶以四道終之者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皆在其中矣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呂音訓夫易開物陸氏曰一本无夫易二字開王肅作闓音同冒陸氏曰莫報反覆也斷陸丁亂反下同

集解 朱子曰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

附録 程子語開物成務有濟時之才

附 朱子語夫易何為者也至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 易說 問開物成務者上古之時民淳俗

朴風氣未開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與之卜
作易與之筮使之趨吉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
成務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冒只是罩得天下許多
道理在裏出不得它箇道 大 問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
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否
曰然 學蒙 易本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不是要說
道理也 謨 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
疑此是說蓍龜若不指蓍龜何以言通之定之斷之 必
大 聖人作易教它占吉則為凶則否所謂通志定業斷
疑者則此也 讀繫辭者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
成務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
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為書大抵皆因卜筮以
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无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
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繫辭自大衍以下皆是說
卜筮事若不曉它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變動
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着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

筮為主者只是怕小却這箇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无形麤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謨易本為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无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易之大意在此謨

蔡氏張子曰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无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能處雖至麤至小之事亦莫非開物成務譬如不深耕易耨則稼穡烏得而立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則開物成務者必也有濟時之才　朱氏曰萬物在天地間不離五十有五之數聖人雖不言其能逃乎然則易之為書何

為者也物有理易則開之事有時易則成之聖人冒天下之道所謂易者如斯而已者也冒天下之道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舟車所至凡有血氣者必待此道而後覆冒關子明曰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則治亂有可易之理天命人事其同歸乎故聖人以此通天下之志謂其極深也以此定天下之業謂其成務也以此斷天下之疑謂其受命如響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呂音訓蓍陸音尸圓陸氏曰本又作員音同晁氏曰衆貟古文以知陸音智下知以叡知音同易陸氏曰以致反韓音亦謂變易貢陸氏如字告也京陸續虞作工荀作功洗

陸氏曰劉瓛悉殄反盡也王肅韓悉禮反京荀虞董張蜀才作先晁氏曰石經作先心桼先古文洗字藏陸氏曰如字劉作臧善也晁氏曰桼䝉无臧字劉訓誤爾殺陸氏曰馬鄭王肅干所戒反師同徐所例反陸績韓如字晁氏曰鄭虞云不意殺也夫陸音符下同

集解

朱子曰圓神謂變化无方方知謂事有定理易以貢謂變易以告人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附錄

程子語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河南語錄退藏於密密是甚入關錄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果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者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此深思當自得之淘知不專為藏往易言知來

藏往主蓍卦而言 入關錄

朱子語 蓍以七為數故七七四十九而卦屬陽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故八八六十四而屬陰是因蓍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

答何鎬 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貢字只作告字說但上面神字知字下得重不知此字又却下得輕却曉不得 學蒙 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无別物一似洗得來潔靜了 淵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蓍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 答王遇 退藏於密時固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蓍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它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恁地來恁地應 淵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那易之理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智在裏許聖人便似那易了不假卜筮而知吉凶所以

說神武而不殺這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箇齋戒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潤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具已著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必大神以知來如明鏡然事物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在有底事也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而又曰如揲蓍然當其未揲也都不知成卦了則事都絣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推所向者伏然而了他都不費手脚這便是神武不殺學蒙著之德以下三句著與卦以德言爻以義言但只是具這箇道理在此而已所謂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别无它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著之德知來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來處到下文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叡知神武而

不殺者只足譬喻蓍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雖殺人底事聖人知存此神武而不殺也語是故蓍之德至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蓍動卦靜而爻之變易无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无眹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圓神方知者各見於功用之實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言其體用之妙也答張敬夫

纂註

張子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易貢故能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民患明聖人得以洗濯其心而退藏於密矣又曰吉凶可以正勝非聖人之患也又曰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憂患而辨其故故曰藏往又曰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神武而不殺神之大者使懼而不犯神武者也　孔氏曰吉凶同患者凶雖民之所患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凶故老子寵辱若驚也　項氏曰自子曰夫易何為者也至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朱

子合為一大章專言卜筮之事而其間節目有四第一節自夫易何為者也至神武而不殺者夫統言易中有蓍卦爻三德章首先設問答次以是故發辭開物者知其未然也三陽之始物也成務者定其當然也陰之終物也天下之始終皆備於此書之内矣是故聖人用之以通人之志所謂開物也以定人之事所謂成務也以決人之疑即志興事之決也此三者皆蓍卦爻之所能也是故蓍用七故其德圓卦用八故其德方爻用九六故其義易貢蓍開於无卦之先所以為神卦定於有象之後所以為知爻決之先者也所以為貢聖人以此三者洗心以存其神退藏以定其體同患以贊其決故其知幾即神之開物也其畜德則知之成務也此所謂聰明叡知也其斷吉凶即神武之決也其與民同患即不殺之仁也古之人有能備是德者即伏羲聖人是也故自此以下始言建立卜筮之人焉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

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音訓 齊陸側皆反其德夫陸氏曰荀虞顧絕句衆皆以夫字為下句一本无夫字

集解 朱子曰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故知其用之不可不有以開其先是以作為卜筮以敎人而於此焉齊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

附錄 程子語易要玩索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絢聖人齊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齊戒示敬也故可以事上帝光庭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絢

朱子語問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到得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无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否曰故只是事凡民日用皆是若只理會

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理會周匝始得道夫

問明察之義有淺深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槩明得這道理耳孟子所言明察與易明於天道察於民故同去僞

問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曰聖人見得天道知得人事都是這箇道理看見蓍龜之靈都包得這道理於是作為卜筮使民因卜筮皆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了學蒙

是興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都知前時民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曰民用之則民神明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淵

齊戒敬也聖人无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齊戰疾之意也荅敬夫

聖人於卜筮其齊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却只是退聽於鬼神學蒙

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

曰齊義剛設為卜筮以為民之嚮導聖人於此又要以卜筮而齊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行使似這神字猶言凶吉若有神陰相之相似都不是自家做得却都若神之所為學蒙是以明於天之道至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答敬夫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蓍之德圓而神以下却是從源頭說却未是說卜筮蓋聖人之心自有易之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煩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即是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它人自无可捉摸處便是寂然不動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已具此理但却未用於蓍龜故曰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神武不殺之言只是譬喻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蓍龜乃是發用處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理就蓍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

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德則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蓍龜之理以神明之 必大 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以齊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 答蔡季通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齊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 答何鎬 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衆理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是甚人來自然撞着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个蓍之德卦之德明其德 淵 明道嘗舉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 道夫 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胡叔器問齊戒只是敬否曰也是敬但齊較詳於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无了 義剛

纂註 張子曰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逆順取舍之故故作易以先之 柴氏曰齊戒以致其誠以自神明其德人心誠則神神則與理无間斷 項氏曰此第二節言始立蓍筮之人以

是以發辭惟其聰明叡知也是以明於天道之遠而察於民事之近惟其神武不殺也是以建立蓍策以開斯民占決之用聖人又以卜筮之法所以齊心而戒事問之於神而質之於明者以自齊戒以自神明其齊則洗心也其戒則藏密也其神明其德則與民同患也自是此以下遂言畫爻布卦之法以見神明其德之事也

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呂音訓闔陸胡臘反闢陸婢亦反見陸賢遍反

集解 朱子曰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乾坤變通者化育之功也見象形器者生物之序也法者聖人修道之所為而神者百姓自然之日用也

附錄 程子語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羅氏拾

道真元之氣氣之所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為之但必水涵養魚乃得生爾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於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入之氣但真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止當闔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真元也 精義 朱子語闔

問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則說理底意思多 淵 問易中多言變通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 道夫 見乃謂象只是說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 淵 問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修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它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

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 纂註 朱氏曰坤所以謂之活潑潑地便是這處 學蒙 自夏至一陰右行萬物由之而入故曰闔戶乾自冬至一陽右行萬物從之而出故曰闢戶又曰无闔則无闢无靜則无動此歸藏所以先坤歟 徐氏曰天道流行有動有靜猶戶之闔闢陽之嘘也羣蟄由是而作是謂之乾陰之翕也羣動由是而息是謂之坤先坤後乾陰陽之義也 余氏曰戶一而已闔斯為坤闢斯為乾且闔且闢為變可往可來為通見此戶之象也戶則器也制之於棟宇之初者法也千萬世由之而不能離者神也皆言戶也知戶之說則知乾坤之說聖人偶有觸於一物而發明乾坤之妙如此知此者謂之知易觀天地則圖書與得諸此戶无異也先儒觀龜及斷公事之說亦然 張子曰夫氣本一所以為陰陽者闔闢而已氣闢則温煖發生闔則收斂肅殺但一體二用不可以二物分之分之則闔闢之機露而生生之用息矣又曰闔闢二機无

時止息則陰陽二氣安得而離陽極則陰生陰勝則陽復消長陵奪无俄頃之間此天道之所以運行不息入于地道則為剛柔入于人道則為仁義才雖三而道則一體雖兩而用則一　項氏曰第三節言畫卦布爻之法以是故發辭闔戶謂之坤言畫偶爻也凡偶皆屬陰闢戶謂之乾言畫奇爻也凡奇皆屬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六畫既成剛柔相雜言成卦也往來不窮謂之通九六之動交相往來言之卦也皆自神而明之也棄其迹而言見於蓍策謂象形於卦爻謂器制而用之謂卜筮之法可謂明矣究其用言之枯莖敗龜而內外靜作之務皆資於利用王公皁隸之人皆用以決疑極深研幾其妙如此豈非天下至神乎此自明而神也此下復推明制作之本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吕音訓大陸音泰

集解

朱子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大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

為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為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為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啓蒙

附錄

程子語范文甫問四象曰左右前後楊中立問四象曰四方時氏拾遺

朱子語易者陰陽之變太極其理也眞氏記

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无餘事此所謂易而其動其靜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也董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所謂易也但倒說此一句故曰易有太極砥

太極十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後方有八卦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答呂伯恭

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為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為八卦自八卦總為四象自四象總為兩儀自兩儀總為太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根浮圖之頂是有形之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是它說得有

功處然太極之所以為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之謂道固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必大周子康節說太極是和陰陽衮說易中便撞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說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萬兩儀者兩箇儀象也非是指天地之形而言伏羲初畫陰陽指言此二畫為陰陽之象故曰兩儀也砥適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適山取一張紙畫箇圓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最好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顯子闔闢往來乃是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无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兩而生四四而生八至於八則三

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荅蔡季通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所畫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本之

纂註

南軒張氏曰易者生生之妙而太極者所以生生者也　程氏班曰太者至大而无所不包極者至極而无所不備太極之道大化同流屈信消長萬類一本至理兼該莫不包舉而悉備也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人物之所以為人物皆本於太極自然之理周子曰无極而太極也蓋謂是理至神至妙動靜互根陽變陰合循環无始焉有終極形而上者之謂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物物各具一太極而萬物同此一太極也　真氏曰案古書言太極自易之外如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道强名之曰大佛氏因之亦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太極理而已矣二氏乃以物言可乎又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莊子曰夫道有情有性无為无形可傳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太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列子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凡此皆指太極而言也朱子嘗答學者曰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无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為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理即有是氣理一而已氣則无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朱子所辨可謂有功於學者大抵自

周子以前凡論太極皆以氣言莊子以道在太極之先所謂太極乃是指作天地人三者氣形已具而渾淪未判者之名而道又別是一懸空底物在太極之先則道與太極為二矣不知道即太極太極即道以其通行而言則曰道以其極致而言則曰極又何嘗有二邪若列子渾淪之云漢志函三為一之說所指皆同倘非周子啓其秘而朱子又闡而明之孰知太極之為理而非氣也哉或謂古書有所謂太一有所謂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其與太極同乎異乎曰太一者即太極之異名也禮曰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以其極至則曰極以其无二則曰一所謂名殊而義一者也若所謂太易未見氣太初氣之始太始形之始太素質之始也則以氣形質言之而非指乎此理矣不必引以為類也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集解 朱子曰有吉有凶是生大業

附錄 朱子語 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時則

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卜筮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　賀孫

纂註項氏曰自太極以至末章為第四節極言聖人制作之本然制作之本有三易有太極以下六句言成器之所由立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為易書之所由作　雙湖先生曰案項氏分節目甚好但其間語未盡純難全纂爾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莫大乎蓍龜 呂音訓縣陸音玄探陸吐南反賾陸氏曰九家作册賾陸士責反莫善乎蓍龜今本作莫大陸氏曰本亦作莫大

集解 朱子曰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

附錄 朱子語賾是雜亂不是妙字本從口是喧鬧意從匠亦然孳孳問定吉凶成亹亹莫大乎蓍龜如何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必大易占不用龜而每言蓍龜皆具此理也董

纂註 柴氏曰六者莫大皆易之中興易无乎不在天地四時日月其最著者也非富貴之位則易之道不行非聖人之作則易之用不備非蓍龜之神則易之理不顯然易道之行豈必富貴然聖人之道以及物為本心又下接備物致用為天下利為言故有取於富貴也故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徐氏曰法謂效法象謂成象萬物之生有顯有微皆法

象也而莫大乎天地萬物之運終則有始皆變通也而莫大乎四時天文煥爛皆懸象著明也而莫大乎日月崇高以位言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者為尤大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而物无不備用无不致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者惟聖人為大賾隱以物言深遠以事理言探之索之則賾者陳而隱者顯矣鉤謂曲而取之致謂推而極之則深者出而遠者至矣卦爻示人者明若觀火則有以決其吉凶而勉其有成也故曰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上三言以易之在造化者言也下三言以易之在人事者言也天地有自然之法象非崇高富貴位興天地並何以修道而立教四時有自然之變通非聖人作易變通盡利何以神化而宜民日月之明旁燭幽遐非易之示人本隱之顯何以開物成務是三言者各有所合也　蔡氏曰立字下當有象字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

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呂音訓見陸賢遍反

出陸如字又尺遂反下同洛陸氏曰王肅作雒漢家以火德王故從各隹

集解 朱子曰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啓蒙

附録 程子語因見賣兎者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有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之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爾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兎何以无尾有血无脂只為是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感者尾愈長如雉是感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軍者多植尾車上以候雨晴如天將雨則尤垂向下才晴便直上 安節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因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乃作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无河圖八卦亦須作 入關録

纂註 朱氏曰蓍一根百莖龜具八卦五行天地

之數神物也故聖人則之天地變化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故聖人效之日月五星天象也天不言示人以象吉凶見矣故聖人象之河圖洛書五行聖人則之又曰效之者效之以立文之動故曰文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象之者象也於蓍龜圖書言則之首大衍之數八卦五行作易者則之故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三畫之卦文皆合九六七八數皆十五水六火七木八金九五行之數具焉傳曰聖人以蓍龜而信天地四時日月之象數以河圖洛書而信蓍龜之象數信矣具不疑也於是乎作易　蔡氏曰效學也象形像也變化垂象天地造化之可考者聖人效象之而易道以明神物圖書天地生物而備數者聖人則之而易法以著此乃作易之旨也　雙湖先生曰神物謂蓍則之而四十九之用以行變化謂陰陽效之而卦爻動靜備象謂日月星辰備度失度而吉凶見象之而卦爻有以斷吉凶圖書則金木水火土生成克制數則之而卦畫方位定皆作易之本

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
所以斷也集解朱子曰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　此第十一章專言卜筮
纂註錢氏淼曰有其象亡其辭則示人以其意而已聖人懼後世不能與知也於是繫之辭以告之定其
辭以斷之曰示則使人有所見曰告則使人有所知曰
斷則使人无所疑　朱氏曰聖人所以示人吉凶也易
於吉凶有以利言者有以情遷者有義命當吉當凶當
身當否者一以貞勝而不顧非聖人不能定之也定之
者所以斷之　雙湖先生曰此章凡八稱聖人皆指伏
羲只繫辭以告是文王周公事首揭夫易何為者也一
句為問辭喚起一章大意而以夫易開物以下為答辭
盡說歸卜筮其下六箇是故一箇是以皆發明卜筮事
第一箇是故說聖人以通以定以斷總言卜筮之綱也
第二箇是以言聖人以此洗心第三箇是故言聖人以

此齊戒此即卜筮以用卜筮也第五箇是故再提起易有太極論生儀象卦之法亦揲蓍求卦之事第六箇是故雖論天地四時日月實歸重聖人有富貴之位能致用立器以利天下而必以蓍龜成亹亹者結之亦聖人肖也至第七箇是故四致意於聖人則之效之象之則之而未及文王周公之辭焉故本義謂此章專言卜筮然雖專言卜筮而伏羲畫卦之法其綱領已備見於是而圖書為作易之原亦因是而發焉此皆不可不知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呂音訓又以陸氏曰鄭本作有以晁氏曰桀又古文有字今文當作有

集解朱子曰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附錄朱子

語引大有上九爻以明上文之義或曰此一節宜在八章之末 纂註 朱氏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六五履信而思乎順又自下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言此明獲天人之理然後吉无不利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合天人者也 柴氏曰聖人興易以示天下欲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捨逆取順避凶趨吉而已六十四卦中如大有上九爻辭之順道而獲吉者多矣夫子於此再三舉之者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辭深見人順道而行自與吉會之意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呂音訓書不盡陸如字又津忍反下同 集解 朱子曰言之所

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偶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宜衍其一蓋子曰字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為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荅處正如此

附録

程子語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言云言髙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涵養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精義

朱子語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曰立象盡意是觀一奇一偶兩畫包含變化无窮盡設卦以盡情偽則有一奇一偶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焉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无所疑自然使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行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范元裕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

是如此言是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是不足以盡言故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以盡意不獨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僞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僞自是卦上有這情僞但今不曉那處是僞沈思久之曰看來情僞只是箇好與不好如剥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僞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學蒙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情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於事否曰是學蒙變通盡利鼓舞盡神是言立象設卦繫辭皆為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趨吉避凶奮然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猶懼迫天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謨問鼓之舞之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人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便无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如此鼓舞於占上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得而不自知因舉横渠

云巫風其鼓舞之盡神者與巫字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舉袖巫者祀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于神明　僩問鼓舞恐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　道夫　鼓之舞之之以盡神亦只如成天下亹亹之義鼓舞有發動之意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因易之辭而知吉凶後如此　必大　歐公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蓋它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

纂註　楊氏萬里曰以一卦言之天地交者泰之象也天地不交者否之象也通塞之象立治亂之意盡矣以一爻言之初而潛者勿用之象也上而亢者不知進退之象也上下之象立而潛退之意盡矣卦設而天地萬物之情可得而見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而況於人之情偽乎元亨利貞者卦之辭也潛龍勿用者爻之辭也繫之以卦辭不足又繫之以爻辭則盡其言矣　丘氏曰書以記言言有非

書所能述言以道意意有非言所能達於是聖人為之立象以示人使之觀象而意自得為之繫辭以斷吉凶使之玩辭而言以明情實也偽虛也人之情偽何啻萬端自六十四卦既陳而是非得失居然可見故足以盡情偽變通以事言謂因其卦之變而通之使人凡有所為知所趨避故足以盡利鼓舞以心言謂其奮然有所興起也方其未占則人心有疑而不敢為既占則自然作興亹亹而不厭故足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三者言作易之體變通鼓舞二者言用易之事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呂音訓緼陸氏曰於粉反徐於憤反王肅又於問反

集解朱子曰緼所包畜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

乾坤息謂程子語乾健坤順人亦不曾果是體認變化不行

附錄

得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精義

朱子語乾坤其易之緼緼如緼袍之緼是箇胎骨子 人傑 問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已著此理乾坤則是體骨 必大 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言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乾坤成列便是乾一至坤八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乎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无這卦便无這易了又曰易有太極則以易主此一段別以乾坤為主 學蒙 問乾坤成列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此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 學蒙 乾坤其易之緼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只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偶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偶不交變奇純是奇偶純是偶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偶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上如何曰關天地什麼事

此皆說易不外奇偶兩物而已 元裕 自易道體統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列而觀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答欽夫 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蓍求卦別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 淵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只是說乾坤二卦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道理 必大

纂註

余氏曰既曰乾坤易之緼又曰乾坤易之門微內外只如此 張子曰乾坤既列則其間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為變易乾坤不列則何以見易易不見則是无乾坤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既識造化然後有理可窮彼惟不識造化以

為幻妄也不見易則何以知天道不知道則何以語性又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感而後通不有兩則有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毁則无以見易　楊氏時曰或問乾坤毁則无以見易如此則易不屬无矣曰易固非无張横渠深闢老子有无之論莫有見於此否曰然才說无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呂音訓上陸時掌反錯陸氏曰七故反本又作措

集解

朱子曰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上章以天言此章以人言

附錄

程子語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已與人　竊有形皆器也无形

為道錄形而上者天地之道形而下者陰陽之功真氏記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光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則一作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錄佛氏不識陰陽晝夜生死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唯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並錄朱子語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便有作用寒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理雖小皆形而上者木之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跡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跡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有物必有則賀

淳

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 董

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 夔孫

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氣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 答陸九淵

形而上者指理形而下者指事物事事物物皆有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道理然後於己有益 謨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无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擱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至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化是漸漸消化疊疊地去有漸底意思不見其化之迹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化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這以後是秋便是變又曰只就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 道夫

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且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截斷

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又如今年三百六十日須待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淵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亥子時便截取子屬明日所謂變也人傑又如星辰運行无頃刻停息若逐時記之自不勝其記以昏旦紀之則一日差一度然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截斷道昏其中旦某中逐日便是化到這一月處便是變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羲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學蒙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三十日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截斷者

推而行之便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如乾乾不息則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 必大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別一卦了則通行无礙故為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吉凶成天下亹亹者 元裕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道曰是 豈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

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无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道夫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說得極精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佐伊川云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得分明如此乎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為臣須止於敬為子須止於孝為父須止於慈這皆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賀孫問明道云陰陽亦形而下者而曰道只此兩句截得上下分明截字莫是斷字誤曰正是截字形而上形而下即就形處離合分別此正界至處若只說作在上在下便是兩截矣董

纂註張子曰形而上者是无形體故謂之道形而下者是有形體故謂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見於事實是也又曰聖人因天地之化截節而立法

使民知寒暑之變故為之春夏秋冬亦化裁之一端爾
楊氏萬里曰此一節所以別言易道之體極言易道之用也何謂體曰道曰器是也何謂用曰變曰通曰事業是也　項氏曰自奇偶未形以上則謂之太極不可以陰陽名也自奇偶既形以下則謂之兩儀四象八卦而陰陽之體定矣體定而變化行故乾本健也初爻化為入中爻化為麗末爻化為說坤本順也初爻化為動中爻化為陷末爻化為止六十四象皆示人以化裁之變也當其變也順而推之則通違而執之則窮乾之災變而无首則吉坤之傷變而永貞則利此皆教人以推而行之通也于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舉而措之謂之事業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

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呂音訓是故夫象此四字衍文之賾陸氏曰本亦作之至賾集解朱子曰重出以起下文纂註鄒氏京曰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是故字下誤增夫象字此節本是第六章首於此引之者為極天下之賾者以下為引文成義之勢驗第六章足見誤矣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集解朱子曰卦即象也辭即爻也附録朱子語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无辭則都發不出了必大卦即象也辭則爻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偶而已此外更有何物蓋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呂音訓裁陸氏曰本又作財默而成今本有之字陸氏曰本或作默而成之晁氏曰荼九家无之字行陸下孟反

集解 朱子曰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 此第十二章

附錄 程子語易因爻象論變因變化論神因神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而終於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全集拾遺 學者要得不錯須是學顏子學顏子便有準的參也魯竟以魯得之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 要語 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 絢 昨日之會大率談

禪持國之為此學者三十年矣其所說者儘說得知有這道理然至於反身而誠却竟无得處他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内矣然无義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譬之實易前後貫穿却說得是有此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一再有德行字處是所謂自得也談禪者雖說得蓋未之有得大隱朱子語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分曰上文化而裁之喚做變下是就這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學家變化字多相對說化裁之變又說得來重如云幽則有鬼神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僩神而明之一段却與形而上謂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是自至約處說入至麤處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至神而明之又自至麤上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元裕

纂註張子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

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又曰道至有難明處而能明之此則在人也凡言神亦必待形然後著不得形神何以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須待人然後能明乎神　蔡氏曰神明之化能使天下自成而不待乎告教者又在乎德行之至而感之耳故曰存乎德行中庸曰聲色之化民末也上天之載无聲无臭正謂此也神而明之者德行之本默而成之者德行之效　丘氏曰上文五謂者皆聖人作易之用此六存者則聖人之用夫易也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易道於民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存易道於己也　楊氏萬里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章其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又曰易有三一曰天易二曰竹易三曰人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易也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竹易也存乎其人存乎德

行人易也有聖人爲能行易之道神而明之
黙而成之則易不在天不在竹而在人矣

周易會通卷十二